



譯 林
書叢說小

編九十三第

說小怪神

記尸豔年千三

上 卷

海 上

行發館書印務商

分訂
六册

明 季 稗 史 初 編

定價
六角

此書原名明季稗

史彙編都凡十六

種共二十七卷專

紀載明季時事詳

悉靡遺且是書久

已膾炙人口

本館特取原書精

校加圈付諸鉛

印與他坊本大不

相同購閱諸君諒

必極為歡迎也

分訂
三册

明 季 稗 史 續 編

定價
四角

是書凡六種(一)明季遺聞

敘明末流寇擾亂思宗殉國以

及福唐桂諸王偏安事(二)明

季實錄 專採弘光雜事及

燕京殉難從逆諸臣姓名考略

(三)蜀難敘略 敘張獻忠陷

蜀及蜀中各郡被兵事(四)記

福王之立 敘述南都擁立

辱主偷安及文武水火事(五)

東林事略(六)東林紀

事本末 皆痛論黨禍始末

以上各種於明末遺聞軼事蒐

采無遺洵足補正史之缺

本原

新 字 典

華洋

裝

布面金
分訂六册

定價

二元四角
一元四角

本 書 之 特 色

- (一)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字
- (二)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義
- (三) 糾正舊字典註解之訛誤
- (四) 朝代疆域制度詳其沿革
- (五) 年代均以民國紀元為主
- (六) 時令季節並載陰歷陽歷
- (七) 科學各字皆據最新學說
- (八) 繙譯各字附註外國原文
- (九) 度量衡幣並載中外比較
- (十) 所有實物皆附精確圖畫
- (十一) 檢字均依筆畫註明頁數
- (十二) 附加特別符號醒豁無比

編 輯 人

沈秉鈞

方 毅

傅運森

陸爾奎

蔡文森

張元濟

高鳳謙

原本新字典 出版一年重

印十餘次其價值可知茲更

用特製鋅版縮印卷帙僅及

原書之半 點畫明晰 仍不

至過費目力定價尤廉以便

學生之用刻已 出書倘

蒙 惠顧毋任歡迎

本縮

新 字 典

洋 裝

紙布皮

面 定 價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八角

林琴南先生生譯

社會小說

橡湖仙影

三册一元二角

是書爲林琴南先生最經意之作視迦茵及紅礁書漿二書尤多精采哈氏諸書專工言情其脈絡貫串處非二女爭一男卽二男爭一女此書則兼而有之奇情祕事動盪心魄至爲安琪拉之貞操佳而之癡情安尼之狠毒陰深腓力喬治之齷齪鄙猥尤爲極妍盡態惟妙惟肖哈氏第一書亦林氏第一書也

神怪小說

蠻荒誌異

定價六角

是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歷敘斐洲黑人之迷信巫術裝神弄鬼怪誕荒唐然亦間有奇驗下卷敘古代腓尼基崇祀妖神及種種離奇事跡如以色列親王與聖堡女冠之相悅蠻王之迫脅和親奇情異采光怪陸離足令閱者駭心悅目

寓言小說

海外軒渠錄

定價三角五分

此書爲英國狂生斯爲佛特所著中多寓言考其著書時正當西歷一千七百年英政猶未美備作者心有所曠故託寓言以致諷如敘苗黎葛利佛出游探險身入小人國大人國歷遇種種稀聞罕見之事刻畫形容惟妙惟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於其間又均具有微旨令讀者時於言外得之

三千年豔尸記卷上

英國哈葛德著

閩縣林紓
長樂曾宗鞏 同譯

小引

余與世人言冒險事。吾書爲極。且第一。凡生人所未見聞之事。皆見之聞之。不能不告諸讀吾書者。吾身與書中何涉。此書特余綴拾而編之。非出自余之機軸。今亦但質言。此事之所以涉於吾身者。數年之前。余身卽爲編輯者。與一學堂中一友往來。以吾書中事殊涉於學堂。則卽謂此堂曰康布利。一日余見有二人挽手出於通衢。二人中有一人風度絕勝。年事復少。人復頎碩。儀觀偉然。在英國中較。其人則斑如仙鹿。此時舉冠。與所經過之婦人爲禮。冠起。金髮燦然。余時與友同行。卽私謂曰。汝曾見是人乎。其人乃類羅馬天神阿波羅復生於今日。美麗乃無倫比。吾友曰。然。是人在學中爲美丈夫。且馴善有儀。人謂之希臘之神威英西。其側有護衛之人曰查

倫。查倫者。引人靈魂渡河之神也。吾觀此人之老醜。乃爲此美少年之襯。輔妍媸。皆盡其致。顧其名爲查倫者。或爲水魍。海鬼。習知海事。而得此名也。此人可四十。醜乃無藝。人侏而股曲。胸凹而臂長。髮黑。二目絕小。而髮復及額際。二髻繞頰。欲與髮接。顧瞻其貌。亦非庸流所及。余遇之。幾念及猩猩之狀。然二目極趣。余心頗欲識其人。友曰。欲介紹而見此人。百事無易於此者。吾固識威英西。當爲我接見。於是數分鐘中。四人已同立而談。談次。乃及蘇嚕民俗。想予初歸。自好望角。故偶及於此。此時有壯婦。余忘其名。斗過余側。其後隨一絕美之女郎。髮多而髻重。威英西似識其人。卽合此二人爲羣而去。余見此醜人顏色頓異。此醜人蓋名何利。其變色爲見此婦人也。言訕然止。怒目視其同伴之少年。勢將罵詈。愕然與余點首。獨行而去。後此方知此醜人至惡婦人。其遇婦也。如常人之畏瘦狗。唯其如此。故遽避之。余知年少之威英西爲其友所累。或不見許於婦人。余猶憶曾與吾知交言。凡人將欲圖娶。幸勿以此醜人面其聘妻。防惡態所呈。而情愛亦爲之中梗。唯其人過醜。亦不自度所爲足

令美人傷懷。並令兩美相愛。爲之不歡。則風景爲之殺矣。余卽於是晚。一見查倫及希臘之神。後乃不復見。忽於前月得一遠道之書。尙媵兩裹。中爲稿本。余卽發之。其下簽名曰荷拉士何利。余聞何利名。若有若無。疑信參之。而其書則曰某某堂在康布利。五月一號。一千八百某年。吾摯愛之先生足下。足下得書必愕。亦由爲交日淺。忽得吾書。安能弗愕。今當明敍。彼此曾一晤面。在數年以前。時吾及吾假子利武威英西。引見君於康布利衢中。今茲且略而勿敍。但敍吾事。吾近讀君書。言遊歷斐洲之腹地。其書甚美而趣。吾讀君書時。半以爲實。半歸設想。然頗洞其書之大勢。今媵去稿本一卷。君試爲我定之。稿中尙有標識。曰太陽王子。及古物之餘片。吾奴威英西亦名爲吾之假子。曾與同赴斐洲。入時爲事至奇。或更奇於君書之所紀。質言之。吾甚恥貢吾所得。防君不以我言爲實。願細檢吾稿本。然吾意亦不欲遽宣吾事。當徧令吾黨觀之。審定周詳。此吾意也。君今第觀吾稿。卽可於是中知余更入斐洲矣。更探洲中尙有奇事與否。則悉吾智力爲之。此去寄居。爲日更修。或不卽歸。亦未可

定。今有必待攷求者。須明此古物之宣布於世。爲事當耶。或不之當。妄以示人。轉爲吾輩之恥。故願君爲我定之。我以爲奇者。外議或不吾奇也。今吾意如是。而威英西又復不爾。兩爭未決。則議求誨於君子。彼此之意甚合。吾思得君補遺。能出而問世者。請君立即印行。然尙有約者。吾當盡諱吾眞名。而留其實事。今爲書畢矣。書外尙有何語。吾卽臨書亦不自知。但知不必贅述稿中事。但論彼之身。初不能於言外更洩一言。吾更歷日月。欲更得機倪。覓取彼之蹤跡。乃無從得。且彼者何人耶。似無可稽。尤不知以何時入諸科爾之穴。其人又爲何教。此皆無攷。亦不能定。願亦不必深求。未審足下能否允我所請。吾今允君以自由。饋足下以是書。當以如此怪特之事。公之世界爲奇書。悉吾稿中事。恣意述之。吾稿甚精。足以供君披玩。至於付印與否。願乞示我。下書君信我。我爲君至忠實之友。荷拉士何利頓言。再者。君據有版權。則此版君當受之。享其利益。我不與聞。果版權竟爲人竊。則余處有兩律師。一爲志坳弗利。一爲佐澤。商酌伸理。今將此物片。及一物似符籙者屬君。以何時欲者。更就君

取之。何利又白。余得書大駭。於是在此二禮拜中。逐日思維。甚以爲異。則亦未復來書。既思此事至模糊。宜白之何利。方得其首尾。因以書覆何利。書去一禮拜得覆。則二律師並璧余原書。但言二人已赴西藏。初不示以處。故亦不可考而知。今但將稿中所敘者。請君仔細披讀可也。余得律師書。知不可更得何利示覆。遂稍稍潤色其稿。凡事近俳優者。則不之敘。舍此外。卽一一如來稿言。初不加以施設。其初尙思將此婦人之本傳。渲染威棱。詒之後祀。且將借此婦人。使世界依附此婦人。而不朽。亦由垂暮之天。入諸長夜。似此喻法。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繼而又爲之解曰。吾言特謂世界永存之理耳。凡人往往附人類之七情。與爲高下。猶之風潮之生。亦長與世界終古也。余讀此稿。百感交集。然亦置之不思。但覺稿中之故事。不無確實之處。至於有無罅隙。則付之讀者之議論。亦無所惜。但以吾所言者。實爲此書之關鍵。不得以語涉簡略而賤之。吾今先將美人亞爾莎。及科爾之穴。引示世人也。此外尤有所言。予詳觀來稿。必請讀者爲我留意於威英西及亞爾莎之感情。此節至妙。吾冷眼

固已見之。至於何利及女王有涉。迹則甚類之。乃力決其無。以女王之心甚善。不能不使人屬心於王也。他若古族之克立古勒忒。亦初非無復愛情。但耽希臘之古物。須知亞爾莎人至聰明。久知愛情之萌。長不可遏。抑且體格之妙。風神之佳。自同受日之花。不能燦開以媚人。又類夜靜星明。足以照耀世界。光力氣皆足感人。其中有種難宣之隱。吾亦莫能言其所以然。當令讀者推測而知之也。

第一章

何利曰。天下間固有奇事。既詳且備。一一如鏤吾腦筋中。使我終夕不復遺忘。其事云何。卽吾書中所敍錄者。方吾著筆。似此事顯然呈於吾前。猶昨日事。蓋在二十年前。卽於是月夜中。余坐康布利學堂中。推求算學。將於一禮拜中。赴考特別之學生。吾師則望余獲雋。爲堂中特出之高才生。已而微倦。拋書。卽鱸簷上取菸斗。實之時炬。方明。其旁有長方之鏡。余菸方熱。鏡中見余容貌。自顧。爽然。迨火柴然及指端。始斥而去之。然尙深思不置。卽自言曰。吾腦中固有物。或能少立事業。以吾生平無須。

外助但恃己功。讀者必且謂吾所言近於憤憤。乃不知吾言中之旨。實指天。然之。憾耳。凡人在二十二歲時。或有溫雅明麗之容。我乃獨無。身既短小。胸作弓形。而儻狀。至凡陋。長臂有細筋盤絡。五官凹凸不恆。眼深如竇。眉低近眼。額上復有壯髮。絕黑如甌脫之地。孤樹卓立。此爲余二十二年之醜狀。至今一無所變。猶馬毛受烙。永永不變。醜乃與身相終始。顧天既如是。賦畀我矣。而我乃有力如鐵。腦力絕人。在羣少年中。爲殊特之醜人。衆以余操行甚高。才力復卓。頗加青睞。然恆不願與余遊。涉試問讀者。吾能不慍耶。顧予夷然不爲動。雖獨居寡歡。安之若素。倚天爲助。寸心若有託賴之人。而婦人見我尤怒。一禮拜前。聞有一婦人呼我爲妖。呼時恐余不聞。且曰。見我時。卽思及猿猴化人之理。又一日。有婦人僞與余善。吾以爲誠也。亦致吾之誠而事之。囊中所有悉罄而與之。久乃遠颺而去。余初謂天下知己。唯有此人。故悉心以愛其人。一日與余同立鏡下。婦人曰。吾之貌如何。汝又如何者。此余二十年前事也。吾今日復臨鏡。自念怙恃俱無。手足亦寡。獨居但有自慰而已。無他術也。余方

凝坐時。聞有叩門聲。時十二句鐘。余必問名。始啓吾扉。以此時恆不面客也。思堂
時僅有一人。哀我而近我。或卽其人。方余問時。門外嗽聲已作。余固知嗽者之爲何
人。則急發其扇。來人可三十歲。軀幹高碩。頗秀美。匆匆遽入。尙提鐵篋於右手。實篋
於几。嗽不可止。至於顏色皆變。據榻坐而咯血。余以杯傾火酒授之。客飲後。嗽少止。
實則加劇。呻曰。君胡爲令我久立於風中。君不知涼風足以增吾疾耶。余曰。吾初不
識爲誰。君則爲夜深之來客。客曰。此或末次訪君也。語時強笑。顏色已頽。呼曰。何利
吾已矣。明日或不更見太陽。乃浩歎不止。余曰。妄哉語也。吾今以醫生至。客力搖其
手曰。此當峻拒。吾決不受醫。吾習醫久。胡能不知。世固無醫足以療此。吾居人世最
末之點鐘至矣。在理去年之日已大不易。今君請聽吾言。此言亦爲君所不經聽者。
此後亦不能更述矣。君我交已二年。誼亦云篤。君試度我爲何人。余曰。吾知君甚富。
且居此久。尤知君已前娶。夫人逝矣。君在堂中殊佳。客曰。爾知吾尙有子乎。余曰。尙
未之知。客曰。此子方五歲。卽其人之生。遂致其母之死。吾乃不忍更視其人。何利聽

之。汝果受吾託。則請付此兒於爾。爾卽爲我託孤之人。余聞言躍起曰。此事屬我耶。客曰。非汝不可。吾細審爾之蹤跡二年。安能謂我無知人之明。蓋吾四出覓人。終乃得汝。正以吾之生世。固宜有託孤之人。復以手拊鐵篋曰。惟此及吾兒。可託者。但有汝耳。汝骨節隆起。其狀固醜。然其中甚堅。且鏘能作金石之聲。汝須知此兒。雖孱實爲世界古族中之遺胄。推之至繇遠。吾述之。爾將失笑。惟終有一日。能釋若疑。吾十六代之先烈。爲埃及伊昔司之僧徒。實爲希臘之人。曰克立古勒忒。字義則美而強也父亦武弁。則佛羅哈何任之。佛羅長孟的西亞。爲希臘第二十九世之王。爲克立古勒忒始祖之始祖。然克立古勒忒之遺事。實載之希洛度德書中。書中所敘。則出諸斯巴達人所言。言克立古勒忒者。中古美丈夫也。大戰於巴拉達亞中事。在紀元以前四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是時拉西特漫及雅典同敗波斯之兵。用師可三十萬。克立古勒忒至勇。犯敵而死。卽瘞於彼。及其所部窳焉。在耶穌降生前三百三十九年。爲埃及佛羅之末世。克立古勒忒之裔孫克立古勒忒。叛其宗教。暱埃及王胄。

之女。挾之同逃。碎舟於亞斐利加。在達立高亞之海灣。或稍偏而北。夫婦咸爲人拯。餘人盡死。夫婦遇難至酷。幸爲野蠻女王所禮待。王爲白種之人。至其中歷史。吾不能爲君言之。果君壽能永。或能探取其大凡。可卽饒中檢之。自得吾祖旣謁女王。王悅其色。尋復見害於王。其妻則潛逃於外。至於雅典。並攜其子趨昔斯亨。昔多力自之恨人自是又五百年。此族遂遷羅馬。意近報仇。吾乃由其命名而知之。然此族之人。則又易名曰威特斯。亦報仇意於是居羅馬五世紀以外。時爲耶穌降生七百七十年。此時查利萌攻龍巴地。此族人遂依羅馬帝而居。得爲右族。尋復挈族過愛而迫斯山。僑居不列顛。又八世。又及英吉利。時爲愛德哇當國。迨威廉時。族人始貴。由彼至今。歷歷可考。未有間也。以上咸爲報仇之義。至威英西始易今名。此族或兵。或賈。無有定業。然皆不流於猥賤。自查理第二。至於今世紀之初。爲一千七百九十年。吾之祖父以酷致富。退隱不復行酷。卒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吾父承之。盡耗其所有。逾十年。父亦物故。及吾之身。長年入貲。可二千鎊。此卽用爲報仇之資。報二千鎊之仇冒險而出。至於

雅典始得吾妻。妻亦至美。吾遂娶之。一年之後。遂生一子。妻亦遂逝。客語至此。垂首不言。久復言曰。吾娶後。宗旨遂變。今且不必更言。言之亦無時會。果爾能允吾託者。必有一日能知吾事之詳。蓋吾自悼亡後。爲祖父復仇之心。復熾。第一着宜先詳東方之文字。而亞刺伯之文尤爲急務。吾所以至此者。亦正爲亞刺伯文字而來。孰知舊患大作。至是遂止。語時至沈痛。嗽亦大作。余復飲以火酒。病者少息。復曰。吾子利武。吾自亡妻逝後。卽不忍視其人。然聞人言其人甚慧而美。今卽在此郵筒之中。遂取一巨封授余。言曰。此中已詳示以教育之方。此等教育爲特別之教育。與常人殊。唯其如是。吾所以未之他人。今但問君能如吾請否。余曰。吾乃不知所授者爲何如。事病人曰。汝但受利武與之同食息。至於二十五歲。方使知之。勿令入學堂。須至彼二十五歲時生日之一日。則爾責任盡矣。卽用此鑰匙。於是出匙置之几上。言曰。此時乃以匙啟此鐵篋之書。令兒讀篋中所記載之事。問彼能否爲之。尤須告吾兒。吾非迫彼所爲。由彼自擇。今且議及君我交際之約。吾每年入款可二千二百鎊。此進

款載之願書。半以屬汝。盡爾一世。書中詳載爾能爲我飼兒。其名目卽所云酬謝耳。爾儘可棄置百事。但教吾兒。內中年以百鎊爲兒讀書費。餘則爲兒儲積。至利武二十歲時。則爲費不資。能副我之所求。亦不患艱劇。余曰。設吾不幸中道逝去者如何。病人曰。然則此兒爲公堂餵養之兒。付諸造化已耳。惟當記取。君若不幸。當以願書授吾兒。何利聽之。此事萬勿卻我。尤當信我非誕。則爾之受益亦多。汝於世落落何能依人而食。果不得資。汝當抑抑不能自聊。餘數禮拜後者。汝當爲學堂中特別之學生。可與國家之賜。合我所遺留之物。則爾當尤釋然無所顧慮。肆力於學問之途。不時亦可行獵。用肉怡養。性情不甯適耶。病者言旣。二目耿耿注余。專俟余諾。余見吾友血誠。且所責事至奇詭。心愈駭然。少須復呼余曰。何利。但以分誼言。爾我可云良友。今病且死無言。仔細更部署吾事矣。余曰。必不得已者。當如君言。且雖奇而實則不過託孤而已。何爲弗諾。乃置此書封於鐵篋之前。客曰。謝君見愛。當託上帝之靈立誓。若心許爲此孤兒之父。如我遺囑所言。余肅然曰。如約而誓。客曰。可矣。然

當記憶。必有一日。吾將叩爾。以誓。蓋吾身死。而吾靈存。尙耿耿。思此事也。何利當知。人間安有死。特皮囊變相耳。卽爾後來。必有閱歷之時。唯吾爲形骸所迫。立時變相。或且陰靈不爽。尙凜然如生。語至此。嗽急且暗。及止。復言曰。語止於是。吾行矣。汝受此箱。並受吾書。吾願書卽在封中。但問此間守土之官。卽可得兒而承筭。何利聽之。爲值亦非薄。唯爾謹愿。有膽力。吾故不能忘懷於爾。果爾中道棄。吾將借上帝之力。爲厲以絆君。余聞吾友言語至渺茫。亦不能猝答。此病人取燈臨鏡自照。余觀吾友雖病。丰儀猶嘉。友曰。如此軀幹。後此一供。彼蠅蟻之腹。天下至奇之事。無如生人。今方衍衍而談不移。時已僵如冷石。嗟夫。世路已週。小劇畢演矣。何利聽之。吾固有生命。乃不副此生命之用。果使有人愛我者。其人尤無謂。幸我生都無愛我之人。但吾兒利武之命。或貴於世。果能恃其勇略。仗其忠信。以前則此生爲不負矣。嗚呼。良友。姑拜姑拜。此時作溫柔裕之態。挽余頸而親余額。親後卽決然出。余曰。威英西去。何匆匆。吾意試延醫爲汝診視。吾友力拒。余曰。勿爾勿爾。吾今歸盡於家。今此

身已類服毒之鼠。槁死在卽。不待人之恤我。余曰。自裁君或不爾。威英西笑曰。吾言憶之。餘語未卒。人已出戶。余受命自思。吾夢耶真耶。乃人間竟有此事。若如此人言。乃茫無端緒。是必醉中所言。或病狂易不爾。必無是。惛惚。但彼言今夕必不能生。又何能自料。其至此。顧病深。又何由能行。而鐵箱絕重。垂死之人。乃以力勝。滋可怪矣。況彼所言之事。尤荒渺無稽。余年事未多。乃不審人間固有出人意表之事。在於可信。不可信之間。唯如是怪駭之談。則自有生以來。第一次聞者。以理言之。似其人實有一子。第自少已不之視。此又何說。彼自說。須臾卽死。世亦決無此先知之人。矧耶穌未降生之前。世胄悠悠。胡能述之。歷歷吾又新交。無證。何以慨然託孤於我。並劃其巨產。授我同學。世尤無此慷慨者。決無決無。必露醉或癩發耳。箱中嚴密。如是。的爲何物。種種幻境。余腦爲之紛擾。至於極地。乃不能更用腦力。但思少假寐。以祛吾疑。遂藏其鑰匙。並書納諸篋。又納其鐵箱於巨篋中。歸寢立熟。爲時似僅數分鐘。有人呼余而起。拭目危坐。不期天已大明。近八句鐘。余呼曰。約翰。何事見促。約翰者。僮

也。爲余及威英西供洒掃。卽斥之曰。約翰。爾狀乃類見鬼。約翰曰。然。卽不見鬼。亦見尸。較鬼爲厲。吾晨起視密司忒威英西。乃僵臥於榻上。逝矣。

第二章

威英西一死。人人咸知此學堂一時必且紛亂無措。顧乃前知其劇。少須醫生至而檢驗。言非服藥及謀殺事。人始釋然。以當日人心崇信醫生。醫生言死者卽不深究。防究之轉生司事者之疑駭。遂肅然無過問者。余恬退。亦不進述夜來之事。當威英西至我屋中。爲狀亦恆。非駭人事。迨威英西葬之一日。律師自倫敦來送柩。至於墳次。歸時徧檢物事。逾一禮拜後。音問闕然。余心亦別有所嚮。嚮在考事。亦不臨穴。並與律師把晤。已而試罷歸堂。獨坐溫榻。中心悅懌。知考校殊勝於餘人。少須。復思及威英西事。則自問曰。此爲何意。乃後闕然無所聞。果無聞者。又藏此鐵箱何用者。且思且不得其故。念此死友深夜見訪。爲狀甚怪。預言其死。乃立踐。尤憶曾立誓允彼託孤。威英西尤責言踐約。至於爲厲罰我。此人詎非自裁乎。思之又彌似。但未知所

求之事。又果爲何。事迹離奇極矣。余腦力非壯。受驚輒震。此時頗省省而憂。不知其所措手。此二十年之事。又如何者。方凝思間。卽聞有人叩扉。將得齎封一巨函。視之。律師書也。必於死者所言有涉。啟讀其書。曰。先生足下。僕爲威英西亡友願託之人。吾友在此九號中。死於學堂之中。臨死時有願書。命僕二人爲行其遺囑之事。願書附僕函中。足下試取而讀之。自悉。如願書中所言。則足下可有威英西歲入之半。威英西所儲款。悉爲債票。其半入於君者。以君能將護其獨生之子。子曰利武威英西。五歲兒耳。僕亦不考願書之書辭。但如遺囑以行。想書中必了了然。徹於君目。遺書示僕。言願書中甚詳盡。自僕竊觀願書。其事可駭怪。吾思其事必告之公堂。則吾輩之責始輕。或卽以公堂之人爲證。則後此行事。始不名爲虛妄。亦後來可取信於孤兒。至威英西之爲人。聰明識道理。人人知之。實則生無期功之親。足託此兒。今吾輩進與兒事。中心滋弗憚。今當取君進止。以書見示。吾卽授君以兒。及取歲入之憑據。吾二人卽爲足下忠信之人。志均弗利佐澤同啓。余卽展讀願書。其中事初不了了。

書詞又似有條理。綜觀頗與臨死時所言爲合。然則臨死之言實非醉囈及狂易暴發。吾今當收養其兒矣。忽又憶及威英西授鐵箱牒一巨函。亦發而視之。凡書中所言。則已口述之矣。尙有一語。至再申明。必待利武二十五歲生日。始啓是箱。書中歷言教子課程。其主課爲希臘文字。及高等算學。與亞刺伯文字。後又云。設此兒不幸。歿於二十五歲之前。其事固可傷痛。然而署遺書者。又決其必無是事。果有是者。則聽足下啓之。箱中所載事。果足下之力能至者。亦當代我爲之。脫足下不欲竟我志事。則當立燬此箱。不當留遺於生人之手。余更讀此書。心中亦不遽了。但書詞坦然。深思百無所礙。或不爲他日之累。旣允吾友。但有作覆書與二律師。言願承此任而已。書中言十日後。以孺子來歸。鄙人保護。遂告之學堂司事者。自承爲亡友託孤之人。司事者或以此重余。未可知也。唯旣允余請。則當別賃一屋。食息。然後始允將護此兒。余遂出覓舍。與居。偕同寓。後乃倩僱保母。爲兒司衣裳履襦之事。其第二節。又防得保氏將護。則孺子愛情全屬之。保母意將不復屬。余且兒已數歲。可母須

保氏乃思。覓得一蒼頭已而得矣。其人肥胖而少年。據其人言。常爲人司廐。其主人家時。爲年十七。童子多於成人。故恆與小兒習。果利武至時。願爲左右其身。余得此件。後遂挈此鐵箱。託之平日交往之銀行。復購得書數種。其書專言長養小兒之法。余遂披讀此書。後乃抗聲讀示新來之蒼頭。佐北聽之。已而利武至矣。兒本屬之一老嫗。別此童子時。哭極哀。童子乃美秀無倫。爲余目中所未見。睛作灰色。廣額而貌。乃如玉五官。井井然。肥不顯。肉其尤佳者。則爲秀髮。燦燦作黃金色。密密作旋螺狀。掩其頭。顧老嫗別時。童子始少哭。輒止其狀。余終身識之。不能忘也。童子立處。適當窗下。日影適射其金色之髮。握其小拳。自拭其目。余適踞小榻。引手招之。佐北立門次。則爲母雞呼雛之聲。以慰此童子。則又作騎竹之狀。令童子笑悅。童子乃不哭。奔而近余曰。汝貌固醜。吾乃愛汝。逾十分鐘後。則進麵包一巨片。加以牛油。佐北始將以果醬加之。余止之曰。書中有言。汝當識之。時余得司事署諾。能引此童子入堂堂。堂中之人乃皆喜悅。此雖違背規則。余亦毋恤。於是利武遂往來堂中。一無拘檢。以童

子住堂中。規約亦爲之寬縱無較。然老同學中有人。乃與余搆衅。其人亦死矣今其人至兇殘。惡童子如蛇蝎。余同佐北善伺此兒。時此兇殘之人。故誘掖童子入其室。授以酒餅令醉。且囑童子勿告余。余乃不審其命意之安屬。佐北則語此兇人曰。君年長。胡爲令兒進酒餅。礙其衛生。果君持正者。爲年已足爲彼大父矣。兇人聞言大怒。力斥佐北。余亦無暇瑣瑣。此樂境中之光陰。匆匆過眼而去。余與利武日益親愛。世亦無人愛子如我之愛利武者。卽身爲人父者。亦無人能知余與利武感情之至於何地。利武自幼而童。自童而成少年。與余同度此平安無恙之日。月利武既長。貌乃逾美。心花亦怒開。當十五歲時。學堂中人爭呼之爲美男子。其號余則曰野獸。余父子同行時。旁人之稱謂立至。一日利武與屠人格鬪。以屠人隨余後。呼余爲獸。利武聞而大怒。力拳之。此屠人力巨無倫。乃不勝此童子。余知屠人已受大創。始迴顧。令更批之。余明知繼子毆人失學生之儀範。顧此時亦不之恤矣。逾年利武又長。而附學之生。又易余名爲查倫。號利武則曰希臘善神。余之得此名。則亦安受弗辭。以余

初無易嫻爲妍之日。但日增其醜而已。至利武之得佳名爲名殊稱。利武生二十一年。長身玉立。果類阿波羅也。之希臘神余乃未見世有美男子如吾利武者。無論何人均無是英特利武之心。倜儻而光明。又靈警無匹。才力超百人而上。莫與京者。余及佐北。遵守其父之約章。而教爲課。至嚴。綜言其教育之勤。殊足以對死者。至於希臘及亞刺伯文字。尤超軼凡品。余亦稍稍習之。佐教習而補其不足。五年之後。利武所知一不讓余。余生平嗜獵。舍獵一無所好。每交秋令。則挾利武同出漁獵。有時赴蘇格蘭。有時赴腦威。間及俄國。余精於槍。而利武技乃逾我。方利武十八歲時。余仍歸學堂。利武亦至而附學。直至於二十一歲。已得學位。雖非尊貴。然已動人欽仰。余此時始稍稍告以生平之來處。且微示以彼父之意。利武聞言。愕然深以爲奇。余曰。後此事。余亦未知。必有示爾之一日。余後此復令其就學於倫敦。余一身以利武之故。乃大費防衛。吾國閨秀。一遇利武。匪不加以眷注。余則隨在力爲沮之。其事猥雜。余亦不能絮絮。蓋利武防身如玉。實佳士。余亦不加苛責矣。於是者又數年。則利武年

二十五歲。適值其誕辰。卽於是日。而箱中奇駭之事。遂發現於吾目。

第三章

卽於是日。吾二人同至倫敦。取二十年前所寄頓之箱。其書記尙存。爲余出此箱。猶言之歷歷。且曰。非僕珍重藏之。猝來頗不易得。時箱上蛛網已滿。迨天晚。遂以鐵箱歸康布利。以明日爲利武誕辰。不知箱中所命者爲何事。輾轉不能自聊。遲明。利武已帶寢衣而至。言將發篋得書讀之。余曰。何事急急。此箱可待二十年。則亦可待我。晨餐以後。已而九句鐘矣。此九句鐘。爲時甚貴。於是草草而食。心緒潮起。誤以火膠爲糖。投利武茗甌之中。佐北不知爲何事。亦震震然。至碎其茗甌之耳。此甌爲余記念之物。心滋惜之。旣而食已。徹餐具。佐北奉余命。取鐵箱寘之几上。心中如有所思。欲退而出。余止之曰。果密司忒利武。不以汝爲梗者。汝留此亦無礙。吾事唯不當妄洩。一語利武曰。阿叔言然。縱使觀之。呼余撫育利武成人故恆佐北因脫其冠。余曰。佐北鑰吾扉。卽吾屋中出吾手篋。余卽篋中取鑰匙。匙卽利武父威英西授我者。凡三

匙。第一絕巨。如常匙。第二匙爲制絕古。第三匙則尤不類時製。似以銀條爲之。其上橫一物。有小竅。大類鐵路中機械。余曰。衆皆集乎。其狀大似羣聚而放水雷者。二人皆無言。余卽先取巨匙。加之以膏。令滑入。凡再啓。均莫發。其機以余手顫也。利武力掀其蓋。其中積塵至厚。又藏一箱。余取小箱出。拭去垢穢。則爲烏木所製。堅緻牢實。四周均裹鐵。爲狀亦古。雖堅木。然已微裂。余遂出第二匙。佐北利武。專心壹志。注視至無敢呼吸。蓋發衆皆愕然。其中尤有小合。則爲銀製。至精。方可十二寸。高可八寸。此決爲埃及手製者。四足皆獅身人面之人。其上作穹形。尤有獅身人面之形。盤據其上。箱以年久。銀光微黝。亦不周整。然尙完好。無闕。余取而出之。衆尤無言。余乃以匙入之。久久始啓。四周皆有物。作柵條形。如草如楮。究爲何質。余亦弗考。去此物可三寸以下。則有一書。封面如近製。其上則亡友威英西所題書。付吾兒利武。或其人尙生。啓吾箱也。余遂授於利武。利武視封面未啓。但爲手勢示箱中之物。余起之。則羊皮之紙。其上封題。亦威英西遺墨。言曰。此中爲吾謗譯希臘之書。余卽亦置緘書。

之側。既而檢之。尤有一束紙。色已黃。展之亦希臘原文。譯爲臘丁之字。余觀書知爲十六周時遺跡。更探其下。則觸堅物。以黃色麻布厚裹之。余徐徐啓此麻布。中現一物。則瓷瓶之破片。余覘之似古製之瓶。爲形非巨。量之長可十寸。有半。寬可七寸。厚可二分。以上片之外。面皆希臘文。殘缺者半。然尙了了可辨。此銘文似以蘆草之筆書之。蓋古時常用此者。珍重。珍重。瓶片已半。破特箝之。使完。上加鐵箝。入瓶腹中。亦有書閒雜。無定就其文。覘之似錯落而書。非復一時手筆。其文合羊皮紙中所記。行卽述之。利武張皇微問曰。其中尙何物。余則一一捫索。復得一堅物。則以小囊裹之。啓囊。一小影刻。諸象牙之上。尤有一物。似圖章。又似符籙。中作一鳧。及獸。以希臘文讀之。曰士登西拉。譯之則太陽之子。卽名爲太陽。亦可小影。則利武之母希臘人也。睛黑而媚。威英西書其後曰。此吾至愛之妻。利武奉小影。大悲其母久之言曰。且讀遺書。利武抗聲誦曰。吾兒利武。知之當爾。讀吾書時。生命尙存。慶已成。人矣。而余則久沒。凡時人之知我者。亦幾忘吾名。然爾讀書時。當知吾尙存。而未死。須知天下。

無論何物卽沒而仍有存者則託此筆墨與吾兒通其款曲卽吾自死海中伸手出書大類墳兆無聲中忽發聲以示汝吾雖已死無物蓄爾腦筋生爾紀念唯此一句鐘中讀吾書則吾已矗立爾前自爾生時至於今日吾皆未識爾面此時爾當恕我之無恩唯吾之愛爾較之美人爲人所愛則尤甚以父子之情深乃無藝且愛爾之心深入肝脾永永無稍息之期恨吾不生致其愛爾之情此則余之愚思蓋余病決無生理今死矣吾心之苦內外攻剽不能自堪今則部署爲小機關以飼汝長成一無所苦唯後有所期故事前不能不留意至是設吾事有誤者則當請上帝恕我吾極力自勉竟不能支此經年之殘喘余聞時卽曰詎若父自裁而死耶利武不答復讀曰余今身爲人役足矣至於物議如何其權歸之生人吾無力自辯則亦聽之褒貶然隨過輒忘宜如常人之不挂人口顧我獨不爾彼何利者爲吾良友彼果如吾所託則卽以爾託彼鞠育何利必能語爾以先烈此箱中所藏物得之亦足爲爾之左證似此怪特之事實卽爾遠祖事實悉在瓶片之上授我此物卽爲若祖彌留時

始出。此見授吾極力寶之力。遵吾父之言。余年十九。卽決計仰酬父志。細審吾先世。墮敗之陳迹。然艱難不得自伸。其所懷亦不能歷歷書之。於此。今但言其眼力所及者。爲爾言之。在亞斐利加之海瀕。爲當時未經歐人足迹所經地。如森巴西山。遼海而稍北者。有山峯突出海上。其頂絕高。如黑人之頭。如古書中所言。大較相類。余卽於此登陸。遇一游蕩之野人。其人以罪見逐。遂告余入此遇大山無數。厥狀均如茗甌。尤有山穴。四圍皆水澤周繞。因探彼間之人。皆作亞刺伯人語。澤外之國。則一白種婦人君之。人民亦罕覩其面。人言是婦人者。權力絕偉。凡世界生死人。均彼司之。逾二日。此蕩人以寒熱死。乃不能逾此水澤。余以乏食故。亦病。則仍歸估舶而返。自是以後。尙冒險無數。可以勿言。後此碎舟於孟德加司加。余幸爲人所拯。逾數日。由英船載至雅典。復歸英倫。思更摒擋以圖再至。便道至希臘。是間遇爾至愛之母。遂以禮娶之。俄而生汝。汝母逝矣。余亦病。遂歸至故鄉而死。顧死者良無望。而余尤有望焉。思病少間。卽當肆力爲亞刺伯文字。當更至亞斐利加海濱。踐先祖所遺之囑。

爲伸其恨。乃繇綴不已。語至此。則余身已矣。此事卽於此時收局。若吾兒者。度爾必能曲如吾意。竟吾未竟之志。今悉其所有付之於爾。及先祖累代之手筆。亦一在此。余意待爾成人。當自決其能否。任此此事。是非當一。加以考究。果古事遺留屬實者。則爲世界中至奇之事。使爾漫然置之。爲寓言。果斥之爲寓言者。則必先世之婦人。腦筋亂。故喋喋言此。而余則萬不以爲虛也。必欲深究其事。思必一處爲世界中所不能夷滅之物。咸萃於是。今世界既有生命。何獨無一處保全此生命。可以永永不淪者。我意妄度如是。亦不必趣汝行之。但爾深讀吾書。自行決擇。可爾設爾欲遵吾遺囑而行。則亦孝行中之一事。勿疑可也。果以爲不然。駭爲異事。則急宜毀此殘瓦。並吾遺書。俾後人不因是而生疑惑。亦保家之一法。須知天下不易知而求其知事。滋可憂。眞俗諺所云。妄想者以妄想之故。樓閣重疊。事滋可畏。凡人溺此。將盡屏世事。乃以一身爲犧。而尸於此事之中。爾果能以美秀少年之身。入此萬險之中。拔身而出。則當輕擲。此時光易視。此禍患以身試之。且須鼓其精神。燭此形骸。智力

咸無所惜。超乎俗見之外。經此至鉅之閱。歷則後來安樂。正未可量。吾兒幸自擇之。彼司世界力量之神。將策爾努力而前。愈行則學問愈進。漸躋於善地。爾身旣益。亦所以益其世界。此事若成。凡天下宜閱歷之事。爾皆以身驗之。然後部署世事。均彈指而平亭之。嗟夫。今與孺子永決矣。珍重。珍重。書詞不簽姓名及年月。突然而止。利武曰。阿叔何利。此何謂耶。置書於案。狀至愕駭。復言曰。此事滋怪。今已陳諸眉睫矣。余曰。汝得無問我以茲事如何耶。以我思之。若父死時。腦筋必有所傷。吾思此事。大似二十年前。若父見我時之狀態。茫然一無所知。試覘書中語氣匆匆。未有歸宿之地。此書或近子虛。佐北正色言曰。主人言當。利武曰。吾今且覘瓶片中作何語。遂取其父所譯英文讀之。曰。余爲亞萌納達士。爲埃及佛羅天潢之人。卽克立古勒忒之妻。美而多力。蓋伊昔斯之僧徒。伊昔斯者。羣魔所畏懼而信從者也。吾今在彌留中矣。書此以示吾子趨昔斯亨。曰。吾及爾父逃出埃及國土。此在聶登日波第二時。埃爲

房未道
之瓶蓋

吾常以愛情感動若父。令背其前誓。違戒律而娶。乃南出絕海而逃。爲時可

兩十二月均在斐洲利埤亞海濱而處。利埤亞有山。奇峯突入日輪之上。近海有巨石。一石勢大。似伊西阿埤亞黑人半身伸出水際。余卽是間以小舟爲風飄蕩。可四日。舟人或溺或病皆死。獨吾二人存。爲野人所引。入草澤間。海鳥羣飛蔽天。野人引余二人行此澤中十日。十日後。入一山洞。其中有故城已圯。洞中皆穴。不知穴之所窮。野人卽以我見女王。女王則以火炙瓦盆置諸人首。女王蓋術者。預知世界之事。其生命愛情。則永永無凋謝之一日。女王見若父美麗。鍾情若父。將殺我而妻若父。顧若父愛我而畏王。則力辭以爲不可。王怒。乃縛吾二人入諸怪誕之路。逞其妖術。至一山坳之下。山下有古博士瘞於彼間。王言此中有人。其命如鉄柱。永不能死。其中發聲若雷。則火光轟烈。王獨立火燄之中。移時出而更美。謂若父曰。果能傾心向女王者。則亦可以長生不死。唯當殺我。顧我亦美麗有道術。王乃不能殺我。轉足與之抗撓。若父至以手掩面。不欲爲妖豔所惑。乃不能得。王見狀大怒。則施其妖術。加諸若父之身。若父立死。死時王亦涕泣。令瘞之。然我固有術。自衛不能死。則驅我於

河次。遂以舟飄蕩。至於生爾之處。卽於是間更赴雅典。道中冒百險始至。今誠告吾兒。趨昔斯亨汝。今往尋是人學其長生之術。乘間殺之以報父仇。則吾願也。設爾畏。蒞且虞功之不成。則以我言遺諸來葉。後世必有一人能浴於火中。坐彼佛羅之位。今吾言畢矣。願雖死而尙有知非復讐言以愚衆也。佐北曰。傷哉此婦人之言。余則默然無復言說。第一節。卽思或吾友病癩。創爲此事以駭衆。願深思之。則又非近人思力之所能至。此事甚怪。無復端兆可尋。思無可釋疑。則取瓶片而譯。其上書希臘字甚巨。文亦古穆可喜。爲希臘中名手所書。余今將原文留之於此。原文不能書文不可句讀。吾以希臘草書譯之。亦不能書不至英文則余固已譯之於前矣。至譯處之能否肖於古文。讀者合二種文字辨之自析。瓶片之表。自希臘大字外。於口際忽作赭紅之色。且有微凹形。卽小印所陷入者。作象形文。則又不知誰代之文。或爲克立古勒忒小印耶。或爲佛羅天潢所佩用者。瓶之近底處。亦有淡紅之書。寫作人面獅身之形。背坐兩翼。以此標識覘之。似爲王族所常用。按天主教門中人亦恆用此。余嘗聞之。固

不時見。瓶片之底。則作斜上之書。亦赭紅色。簽字則用藍筆。書曰。在地在天在海。有物至怪存焉。其下作多拉莎威英西。讀之茫然不解。所謂。余反其裏覘之。則自上至下均簽名。或希臘。或臘丁。第一名則爲趨昔斯亨。其下草書曰。我不能往。又下右簽亦趨昔斯亨。似其孫也。間有一二世人。似曾往探其險。則注其下曰。吾道行一半而止。以神鬼沮我。我不能前。其下書克立古勒忒告其子。不知其人爲何世矣。又下尙有古文兩三行。作橫書。字畫已漫漶不可辨。非證之威英西之副本。則余固不能讀也。以瓦小而年代遠。墨迹爲人撫摩。又安得存。其上之書強半剝落。其僅可辨認。則近代之名。曰利恩尼威英西。余決爲利武之大父。又次則簽三字母。J B V 又下則仍希臘書。或真或草。爲體不一。均不經意書。唯作予吾兒三字。則至分明。余覘此遺物。眞同宗教之傳衣。至希臘書體竟後。則易爲羅馬之書 A U C 三字。由此觀之。知已遷羅馬矣。至遷羅馬後。乃無日月。意日月填處。爲缺處所磨而去。此外空處。尙有臘丁書十二。抵隙而題名。不成行列。十二人中。舍三人不書威特斯外。餘人均作威

特斯三字。寓報仇意。此或遷居羅馬時。始有此稱。猶之希臘書作趨昔斯亨者也。迨其後又變爲德威英西。其最後則但書威英西。余乃大異其報仇之心。竟傳至數世而不朽。此或在耶穌降生之前。已有此遺囑矣。今英國種族中猶息息思報前仇。滋可怪也。至十二人中用羅馬名者。余從史中恆檢得之。如麥昔司威特斯。瓦利司馬立司。則伊的斯威特斯。及末後女子馬克利尼威特斯。咸見諸舊史。度不能僞。其下八人略不詳書矣。十二人之下。又闕而不書。至數百年在黑闇時代中。乃不知何以不書名其上。而物尙能倖藏。吾尙憶吾亡友威英西言。居羅馬之先世人。曾遷龍巴地。及查利門來征時。復越愛而迫斯山。家於不列顛。及愛德哇御宇時。遂及英吉利。至威英西何從考索。余則不能知。但瓦片均無此題名。有之。亦僅書不列顛而已。瓶中尙有十字形。亦赭紅色。似爲十字軍時之表識。又有圖章在焉。字作紫藍之色。署曰多羅西威英西。藍字之下。又作意迷二字。題曰一千八百^多年。其下尙有黑字。較上題名爲別。彼此交互。作一千四百四十五年。與原文之記。乃無係屬。自其文中辨

之。爲近代之臘丁文。又下則英文譚爲臘丁者。亦作黑字濃書。此字於來書第二束中。亦間見之。而較之譚譯希臘文尤舊。又自莊書。易爲草書。其所譚之英文。則爲古英文。亦錄之於第二束書中。又從英文莊書中。易爲草書。其最後之題名。在伊里莎白一千五百六十四年時。跋曰。此爲至怪之故事。至使吾父以性命殉此物。赴斐洲東偏。覓記中舊踪。小舟爲葡萄牙巨舶所觸而碎。在馬桂嶼地。遂沒於海中。哀哉。約翰威英西識。其尤後者。尙有一人所記。在十八周時。跋語引漢姆勒詞曰。宇宙蕃變多。不如茲事奇。其下曰。荷拉對注。余讀其所載。不載年代。似無由知其爲十八周時人。蓋余家有漢姆勒詞一卷。實爲一千七百四十年著。中有二語。卽爲此詞。吾友威英西未見原詞。故誤書其年月爲一千八百年。余考究竟。尙有一事宜記者。卷中另有臘丁文一節。爲博學人所譚。在一千四百九十五年時。其人爲伊門白拉多在阿斯佛伊斯達學堂爲教習。爲格路桑之高弟。格氏蓋第一次授英人以希臘文者。其所譚之詞意。與原文微異。蓋伊門博學而精詳。爲他手所遺漏者。彼則一一補

缺此文。載之卷中。讀者印證原文。必知其得失也。余讀文既。且節節詳究之。謂利武曰。此事燦列於吾前。汝所見如何。若我則固有柄握矣。利武曰。阿叔何見。余曰。吾深信此物非僞。事雖怪特。爲情則確。此物實遺留至三千年之久。此歷朝簽書之人。縣均我左證。雖其間有生人疑駭者。其事必確而非虛。余之所知止此而已。唯爾遠祖之被難。或自書此詞。或倩他人書之。則不敢知。然備歷苦況。萬非讐言。利武曰。阿叔。當時臨命所言。與瓶片中能否印證。余曰。甚合。斐洲海上有山。固甚類人首。居民多習亞刺伯語言。其間亦必多沮洳之水澤。嗟夫。爾父之爲此書。正當彌留之時。不能不思此等怪事。爲破病中之愁寂。卽信爲重事。然事隔三千年。乃令爾報仇。此言甯非虛乎。然而世間固有縣遠之力。能令此一星殘物。留貽數千年。不壞。斯亦奇矣。奇事固不數見。卽見之。烏能詳究其根。抵脫非目擊。其奇何復敢信。以我意決之。必不能往踐前諾。天下烏有以術卻死之方。卽使避死於須臾。吾亦不復敢信。爲是況其中有白種之女。巫居彼水澤之中。管領黑人。有是事耶。佐北。汝意以爲如何。佐北。

曰。事殊非實。果使精實。亦幸乞利武少主人勿往赴之。彼間決無善果。利武曰。或阿叔與佐北所言皆確。唯吾心遙遙一無所據。然尙有言者。吾實欲姑探其險。果阿叔及佐北不吾伴者。吾亦獨行。余以目視利武。驗其所言何指。且言時曾否出於情僞。若余者亦萬不能舍利武獨行。余之不舍利武。非爲其事也。但以利武生世而論。余於故鄉一無所戀。且無愛情。以國中男婦。見余如避鬼物。此設想而知。然而亦非虛構。抑或吾腦筋中落落無朋友之緣。綜言之。余實拔身於社會之外。凡人生親戚故舊之情。一星與余無涉。若利武者。則周地球爲最親我之人。兄弟也。子姪也。朋友也。彼一人實兼之余。初無厭倦利武之時。舍利武驅我者我焉。能割利武而去之。於是利武安適。余亦安適。一無所悔。而尤不欲示利武爲余仰賴之身。余此時內雖不欲然。實不欲示彼以降心相從意。則爲調停兩可之詞。以答之。少須利武言曰。我決行矣。卽不得長生不死之婦人。然亦借此行獵。余乘彼行獵之言。卽僞喜曰。獵耶。吾乃百思不之及。彼間必曠渺多野獸。吾恆言於未死之前。必得一野兇於心。始快。吾伴。

汝而行。非爲彼事。蓋行獵耳。汝今趣決。果欲行者。吾當乞假於學堂。與爾偕行。利武曰。阿叔嗜獵。此亦其機。唯此行須多金。如何者。余曰。金安足慮。爾應得之金。積聚夥矣。舍爾應需存貯。卽吾所有於歲入中。亦僅耗三分之一。所餘尙有二也。今當先藏吾珍物。先至都下購精槍。佐北。汝亦行乎。此行亦足周流世界。佐北曰。諾。唯吾不欲目矚外國。果二主同行。吾亦不願居守。且伺主人二十年矣。余曰。佐北。汝良有心。此行固無奇觀。但有行獵已耳。今二人均在此。吾尙有言。舍吾家人外。切勿令外人聞之。憎茲多口。而吾之子姓。又將與我爭產。斥我爲顛。極力瓜分吾產。吾不幾爲康布利。中風人耶。自是日起。至於三閱月。吾三人已在大洋之中。赴森西巴。

第四章

以上余之居止。較諸是間。其不同處。乃類霄壤。去英國靜穆之學堂。及堂中榆樹。受風之聲。白頭之鳥。長日呼噪。皆不之見。卽架上無數奇書。亦盡皆拋撇。今吾所見者。則大海如鏡。在斐洲黃日之下。閃閃動其波光。溫風漲滿吾帆。引吾船破浪而趣瀕。

洞。有。聲。船。人。盡。睡。爲。夜。已。午。但。有。雄。偉。之。亞。刺。伯。人。曰。穆。罕。默。立。而。把。舵。望。星。而。前。
可。三。四。咪。中。吾。舡。之。右。見。微。微。一。線。則。斐。洲。之。中。岸。船。乘。東。北。風。向。南。而。行。左。遠。大。
陸。右。見。奇。峯。峯。林。立。海。上。可。數。百。咪。皆。然。夜。靜。風。清。雖。微。噫。其。氣。人。皆。聞。之。而。波。浪。
相。推。時。時。入。耳。至。及。於。洪。濤。撲。岸。厥。聲。如。鼓。亦。隱。隱。聞。之。掌。舵。之。亞。刺。伯。人。卽。引。手。
指。曰。星。把。聲。也。亞。刺。伯。人。呼。獅。爲。星。把。余。靜。聽。之。果。爲。獅。聲。聲。徐。而。猛。余。曰。果。船。行。無。愆。期。者。
則。明。日。必。見。人。頭。之。石。卽。可。行。獵。利。武。曰。可。得。已。圮。之。故。城。及。火。中。之。生。命。女。王。也。余。
曰。利。武。汝。以。爲。然。乎。汝。日。中。與。亞。刺。伯。人。言。彼。與。爾。究。何。言。者。彼。在。緯。度。中。販。奴。已。
屆。半。世。但。問。彼。曾。否。至。此。人。頭。之。石。下。亦。聞。其。中。有。山。穴。及。火。中。美。人。乎。利。武。曰。未。
也。據。舵。人。言。大。陸。中。均。水。澤。萬。蛇。同。集。巨。蟒。尤。多。凡。百。獵。物。皆。備。初。無。人。居。且。東。亞。
斐。利。加。一。帶。均。此。汗。泥。之。地。渺。無。人。踪。余。曰。何。人。至。彼。受。瘴。汝。試。問。此。亞。刺。伯。人。其。
地。若。何。卽。彼。人。亦。決。不。能。逐。我。以。往。意。皆。以。我。爲。顛。實。告。汝。彼。人。顛。我。語。乃。不。謬。吾。
固。類。顛。也。設。後。此。果。能。更。見。故。京。則。必。爲。人。所。愕。然。吾。年。至。此。死。亦。無。恤。但。思。爾。及。

佐北以有用之身。乃復爲此。此事殆湯姆愚人之所爲。兩孺子其知之否。利武曰。阿叔言然。唯吾生本委天命。一無所怯。利武語次。復曰。彼間雲勢至惡。適屯吾後。余曰。往問把舵者。此爲何兆。利武欠伸。卽問舵人。語後復歸。言曰。大風起也。然起時亦適過此。與船無涉。此時佐北亦起。衣棕色獵衣。爲狀甚碩。顧乃不適。蓋自啟程後。心殊弗樂。直至於今。以手引冠。言曰。主人。吾人之手槍及巨槍糧食。均在船後鯨船之中。吾意當下此舟而息。並以看守是物。吾殊不欲覩此亞刺伯人盜賊之狀。尤恐卑賤之小人。夜入此舟斷纜而去。則吾事敗矣。讀吾書者。當知此獵鯨之船。蓋吾定製自蘇格蘭丹墀之鄉。其攜船而前者。深知此間多小汊港。巨舟不能入。攜得此舟入港。爲便。船身至堅。長可三十尺。中則廣闊。足以張帆。船腹加以銅版。逐節分堵。卽少漏者。水亦不襲他堵。船主告余至人頭之石。如吾瓶片中所書者。言至時卽不更前。水激防碎舟於汛。余卽於一日侵曉之時。水幸平穩。則悉余家具槍彈與糧食等事。均納諸不漏之艙中。蓋預製此。以屯吾物。待一至石下。卽悉衆下船。駛而入港。且亞刺

伯船主告我。防所遇之石。多髣髴而過。不如請予注意。蓋船一前趣。則不能轉帆。復返。余甚不信。其言然亦不能不備。故製此鯨船。隨時可赴人頭之石。此時經佐北言。余亦悟。卽曰。佐北汝言良然。船中多氈氍之屬。然爾當善備目力。與月對視。將傷腦。且病。目佐北曰。天乎。卽盲何傷。彼亞刺伯人。非爲月光所擾。故灼灼作賊目耶。此月飽看賊人。亦云足矣。以佐北深惡此土人之所爲。及其俗尙也。余於是遂引鯨船。近大船之次。佐北縮身如一囊。積薯擲諸舟中。余輩則仍坐艙面。吸菸。時風力漸肆。船身亦顛。月光尙明徹。吾輩腦筋頗有所震。乃不遑息。可一句鐘以後。始微倦。余見利武欲睡。然尙就夢囈中。與語言將引其角。或洞其胸。諸不經之言。忽聞風聲。隆隆然。水手皆驚醒。水花斗濺。如狂鞭拂面。數舵工爭集而下。帆繩繩結不能下。帆桅余大驚。引繩自固。見船後有黑雲如墨。且成屯。船頭尙有明月。然浪頭已高至二十丈外。余舟已升浪頭。月光射於濤頭。白沫泡泡。然作銀光。而黑雲之屯已馳突。而至一轉眼。間見船後之鯨船已升在空際。高浪已及吾舟。余立挽大繩。如懸旂。空際受風而飄。

浪花甫過。余在水中。可數分鐘。實則數秒而已。浪過後。風帆已碎。如創翼之鳥。面風而翻。風一少。靜靜中。卽聞佐北呼余二人下。鯨船其聲甚厲。余身爲水淹。靈性尙存。則力趨舵。後攀繩。且下。覺大船受水。將沈。鯨船亦拍浮不已。見掌舵之穆罕默亦潛下。吾舟余亦力挽其繩。狂跳下船。佐北引余臂推之。船底而大船立沈。穆罕默以刀斷纜。逾二分鐘後。吾小舟卽飄蕩於沈舟之處。余大呼曰。天乎。吾利武安在。聞佐北就余耳大呼曰。少主人爲上帝所引矣。余大悲。力握其手。自念利武一行。留吾於世。又何爲者。佐北曰。慎之。浪至矣。余果迴頭。有絕巨之浪。蓋天而下。我知死期已至。立暈然。心尙了了。似月光已隱。仍有微明。見浪花濺處。浪頭有黑物。似爲破船之板。趣吾舟而來。舟中海水已滿。幸吾舟有隔堵。水乃莫入。一葉飄於怒濤之間。如海鳥焉。在高濤中。尙有一物。力向吾舟。余醒防舟爲所觸。則思推而遠之。引手一推。而手已爲引。時余一手握舷而來。物之引我。幾欲斷吾臂而去。非余堅把吾舷者。勢亦下墜。時余已穩固。不爲動。而佐北以爲余檢水上物。事令釋而去。余乃不能釋。時月黑。

風高上下不見待月光復出視之所把者人也則已引至舷內視之利武也利武抱一木板隨波上下幸爲余得出萬死矣然尙未審其得生與否佐北弗知仍曰釋之釋之舟沈矣余一手以器起水舟中水減而身輕惟風力尙橫余心已撩亂然尤力爭至於五六分鐘船已少定無復巨浪推撼更數分鐘舟浮諸水面浪力已餒風力尙雄少須風復大起余舟在大風之後復再繼之狂飈但見漫漫之海浪花四濺或作陰沈之色或作白線而已余舟趁之而裊乃同燕翦掠波隨其所之余以亞刺伯語呼穆罕默把舵出槳於舟中並分佐北同鼓船已逐浪而前捷過奔馬稍遠處浪頭略平余令穆罕默把舵向彼處穆罕默善行舟復熟於港汊二膊絕有力張目望海然浪力引舟向右而舵工則挽之左嚮倘船脣稍向右偏則五十碼外卽洄洑且有危磯觸之立碎穆罕默張其足趾踐諸船板絕有力舵爲力挽已左嚮余呼佐北倒盪其槳船立轉此中殆有天也又逾一分鐘衆之恐狀乃無人能形容之者但聞海嘯之聲如鬼之掠人少頃船復右轉幸穆罕默力支之得不右已而大浪如山復

至狀逾神怪。吾舟竟穿之。而過穆罕默大悅。而呼此浪。一過舟中海水復滿。則力以器潑去其水。未半。咪中浪已遠。衝不衝吾舟。風亦旋息。月光大吐。遙見前有石壁。伸趾於海。可半咪。海波尙時衝激。余思此石趾初勢必高。爲浪所淘。故蝕其四圍。突出其頂。其長可半咪。方余潑水時。利武忽張其目。作囁語曰。天曉矣。須着衣。赴禮拜堂。余曰。勿動。且閉其目。利武如言而止。利武發聲時。忽思在康布利堂中。其樂如何。胡爲冒險至此。自是以來。余愈思愈慄。無少甯矣。時風靜浪微。送余舟者。但有流水。因互相慶賀曰。生矣。然佐北仍不特意。蓋余之倖生。雖託天意。苟非穆罕默之善舵。船中之有隔堵。不受水。亦必沈溺。時流至一處。水靜如油。天清月明。視之知爲港口。以內水受激。不出外水。受沮不入。爲狀若積水焉。余乃清理其舟。潑去其水。視利武尙鼾睡未醒。雖以溼衣酣眠。非法。幸夜中尙炎蒸鬱人。聽之可也。卽使驚醒。亦無衣足以更易。已而月落。舟尙容與水上。但有神思飛越。追想前事。時佐北據船頭。穆罕默把舵。余及利武居中樞。積漸見月沈沒於天外。而黑鬣旋啟。繁星滿天。已而遲明。

陽光甚麗。似易一新世界。蔚藍之色。如沐濤頭。甫靜。薄靄旋生。迷漫一切。余輩九死。一生之命亦卽少。蘇息於此時。而兇慘之狀。幾忘時衆。山遞明。各露曉色。漸伸漸遠。幽闇之狀。易爲明麗。海面無微不燭。遙遙已見淺澤。及於高山。綜言之。凡生死悲歡之狀。徹上徹下。無不普照之也。顧境雖清明。而實爲予顛頓之境。也是日中。余自檢人數。昨夕死者已十八人。餘者僅舟中四人。餘人則隨大舟同淹於海。眼縈迴海藻間矣。

第五章

陽光旣出。羣陰皆伏。地球之上。光力熱力並生。余坐舟中觀日。而舟行不期已近怪石之下。余遙矚已見。而舟尙紆徐未至。余目擊此石。影尙模糊。旣爲日力所燭。則大愕。石高可八十尺。橫徑浮於水上者。可一百五十尺。則黑石如人厥狀。若獰鬼。度必厚。脣廣頤陷。鼻翹然。掠水而立。頭顱絕圓。久爲風力所蕩。儼然類人。其下叢生亂草。爲人所照。草森然如毛髮狀。余幾謂爲人力所成。用爲紀念。如埃及之肖形。想年

代久遠成此象之種人沒垂盡矣。但留其美術用以示來葉之人。或設此象用以駭敵。弗令闖入腹地而吾乃不能剖析其真僞。然此巍石立於海上。無人能近。水陸之路咸絕。或質本天然。加以斧鑿之力。故爾爲此醜狀。坐視汪洋。不知其歷幾許年代。想利武始祖克立古勒忒已見之矣。卽更繼以數百世紀。安知其不復如是。余遂謂佐北曰。汝曾覘石人乎。佐北尙枯坐。答曰。天乎。吾思必一老人蹲於煙際。余大笑。利武爲余驚醒。言曰。吾何事身乃如僵。大船又安往。乞予我白蘭地飲之。余曰。幸託天庇。尙未全僵。大舟沈矣。凡人皆死。僅吾四人獨存。其存也爲道亦至奇。時佐北卽堵中取白蘭地。余遂述宵來險狀。利武曰。天乎。吾乃從是間得生。斯亦奇矣。時白蘭地出。衆遂飲之。而日光大出。晨寒已退。以前五點鐘。周身皆被水侵溼也。利武飲後。置杯曰。噫。此其書中所記之人頭山乎。然則百事皆確而非謬。余曰。此固有之。唯卷中事或不盡然。此人頭山。人人稱述。卽若父亦曾見之。然又安知此山之狀。非書中所述。果如書中所言。亦不足取以爲證。利武微笑曰。叔真多疑之。猶太人也。吾輩果得。

生者安知不能目擊其事。余曰：然。前夕得巨浪，送余舟至此。事亦大奇。卽曰：佐北鼓槳入港，或覓一路登陸。時余所入之港，爲勢未廣，以港中餘蘊未消，左右岸初不了。蓋斐洲出口之港，恆有物堵塞，港身絕窄。果岸上風生，港水盡退，卽以涉水經寸之小舟，亦不能入。幸余舟入水至淺，二十分鐘，時舟已入港，適有晨風送舟而入。曉日大盛，薄霧都消，左右望闊可半咪，岸上均沮洳，鱷魚臥於泥滓中，如木兀迎面。如有平陸，則挪舟趨之，更一刻已至。卽擇一巨木，葉繁花密，舟繫樹根，花作玫瑰色，垂於水濱，遂舍舟登陸，去衣而浴，以衣曬諸日中。卽舟上之物，亦陳諸岸上而曬之。吾輩則依樹避日，取糗啖之，幸資糧甚廣，彼此互慶。當風起之前，已盡納之。鯨船之中，百物皆備，食後衣乾，遂取而着之，精神尙未旺。船破時，軀幹亦微傷，然無一人不自以爲幸生而喜者。利武垂死得生，幸少年得不死，晨餐後遂登陸，望形勝，方知吾人已登一平陸地，長可八百尺，寬可二百尺，一面臨河，三面皆沮洳之場，地高於沮洳可二十五尺，以狀觀之，似出人工所成。利武曰：吾意決之前，此似船埠。余曰：妄哉，世

無此愚昧之人。立埠於沮洳之場。復與生番爲毗。且此間果曾居人。誰則知之。利武登陸望之。曰。吾觀此沮洳之場。前此或不如是。卽居民亦不盡野蠻。試觀此地。非臨溪耶。因至水傍。見陂陀之下。均碎石所砌。多人工遺迹。利武曰。此卽非人工。亦決類人工矣。余曰。決不如是。亦至陂下。見樹爲風拔。樹根尙露。則石狀果砌成者。余不能答。但有翕臂作響而已。樹爲石殞。尙有石灰之痕。余出刀抉石灰。堅實不能動。且不特石爲人砌。且有石環絕巨。橫徑盈尺。厚可三寸。余見狀仍無言。利武曰。阿叔。吾決其爲巨舟之埠。余雖欲強辯。則此石環已赫然出而痛塞予口。似前此有故城。今沒於沮洳之場。利武曰。觀此。似吾亡父遺書所載。已見朕兆。且石人之山。亦書中所有。不其合耶。余默然久之。曰。如亞斐利加之古國。必有當時膳物。世乃無人知埃及文化之所自始。嗣其後爲巴比倫尼亞斐尼基波斯及他種人。似此古國。其初咸有文化。而猶太尙不在此論。吾思此數族中人。其前必辟界於此。爲通商之古埠。汝曾否憶及波斯古城陷於地底。幾羅窪領事曾指以示余。蓋波斯古城本近幾羅窪。在亞

斐利加海濱東岸。爲聖西巴。南向四百味有危崖。近數十年爲波所淘而去。崖頂多波斯之墓。此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年月尙可於墓中得之。墓下則多故城零星之物。事更下第二層。尤有一城。較波斯之城尤老。又下復有城基。乃不知其年代。然往往拾得磁器。其狀甚恆而無奇。此磁器今尙在勳爵約翰柯客家。利武曰。波斯固有城。然則與阿叔適所言乃大不類。余赧甚。卽曰。吾今將如何。利武亦不吾答。遂步至澤上觀之。沮洳一望。乃無涯際。水鳥翻飛。幾蔽天日。輪已高。水澤中溼氣爲日脚所引。浮起。若靄。三人同立。如癡。余曰。我觀於此。深審二事。第一節。吾不能越澤而趨。必爲此將中瘴而死。佐北曰。主人列狀。吾前主人之言。可預決。其中。余曰。今與之爲敵者。尙有二策。其一策。以鯨船趣海。更尋他港。而入其一策。則衝流而上。沿淺澤行。利武曰。吾意則以舟遵小溪。入不必更沿邊行也。佐北仰而呼曰。天乎。天乎。以我覘之。吾輩所居。一爲鬼區。一爲汪洋。二者均可得死。余心則不以佐北爲然。意從利武議。沿溪入。自余見石人之山及此石步。中心頗媿失言。則姑如利武言曰。吾今且從汝。

因上帆取槍風適起於海上吹帆而行。余後此始知凡晨起風必內煽。及日落則風始外吹。深思其故。必夜涼時澤上浮靄爲露所壓而冷。而陽氣適越地而上升。故海風得乘隙入。迨日出地氣復煖。海風遂不能入。故反風外煽也。余此時乘此一帆之風直上。可三四鐘。行次遇河馬之羣。昂頭吹氣去。余舟可十餘尋。佐北大震。余亦中懾。以第一次見河馬也。實則河馬無奇。而河馬見余始乃奇耳。余是時想此河馬或至而親余。利武欲發槍。余力止之。沿路復見鱷魚數百。曝於土穴之下。水鳥萬數。余槍斃數鳥。其一則野鵝也。其翅銛利如刀。頂上尙有勁羽爲目所駭。見若令博物者得之。當增新識。佐北則謂之獨角野鵝。中午時日力炙人。莫當沮洳。受日愈穢。衆以避疫。故各進魁甯。卽金雞那藥已而風息。衆遂力鼓其柁。汗出如濯。停舟不行。泊於野柳之下。少息。西日垂落。見迎面有巨浸。則思挪舟而前方解纜時。忽見有鹿角作曲形。尾作白色。飲於溪。次余舟隱柳陰中。去鹿可五十碼。利武者善獵者也。夢寐皆獵見之。欲狂狀如獵狗。遂以槍向鹿。余曰。槍之遂亦自取其槍。謂利武曰。槍當向鹿身。

弗致失鹿。此時栗色之鹿飲水已飽。引首望對岸卓立。溪石斑色顯然。吾槍乃不失所嚮。吾腦中雖隔百年亦不能忘。此日之景物矣。時四面皆泥滓。目之所接皆然。但有數處爲深池。爲日所射。作紅光淪漣。前後皆水。或伏於沮洳之中。直出淺澤而去。時晚照加以微風。遠視無窮。日球正耀於西。偏落諸天末。霉氣之上。天邊爲日光所炙。盡作紅色。鷺鷥野鷺縱橫而飛。或作四方形。或作斜行。五色錯出。不窮。時余三人。在此小船處。萬靜中。微語迎面立。一斑鹿夕陽滿身。槍聲一動。鹿乃狂躍而逃。利武急繼之。則中其股。下余亦繼出一槍。時鹿馳如矢。去余舟可一百碼。余曰。彈過不中矣。利武當擦目。更槍之。於是吾輩各持其精神。用示獵人之能。利武曰。阿叔忽又大。笑曰。賀阿叔。阿叔槍佳。吾不之中矣。語後登陸。至鹿之次。鹿脊中槍已斃。余輩則力刳其肉而去。時溪上尙有餘光。遂盪槳行。去岸可三十尋。拋錨。乃不敢近岸。尤不敢登岸。而宿防爲瘴癘所中。計水宿尙佳。於是然燈。燭取罐頭之物。備晚餐。餐已遂寐。乃不能寐。蟲集無數。意燈光招引之耶。或白種人氣味。頓異。蟲異而集。噉且不知。

此蟲。饑。至。數。千。萬。年。飛。來。乃。絕。巨。則。盡。蚊。也。其。至。如。雲。嘬。啄。之。力。匪。所。不。具。揚。聲。而。鳴。吾。輩。受。嘬。乃。欲。發。狂。燻。之。以。菸。乃。逾。樂。余。不。得。已。乃。以。氈。自。蒙。由。頂。及。踵。然。癢。不。可。止。且。搔。且。詈。忽。聞。有。聲。如。雷。自。遠。而。近。立。止。止。而。又。作。在。蘆。葦。中。去。余。舟。可。六。十。碼。利。武。呼。曰。老。人。則。微。掀。其。氈。外。視。言。曰。蚊。乃。適。嘬。吾。鼻。語。已。復。寐。余。曰。利。武。幸。弗。近。岸。岸。上。之。聲。獅。也。獅。吼。甫。止。而。月。上。然。岸。上。獅。聲。尙。震。余。自。慶。得。生。亦。倦。而。思。寐。然。不。知。何。故。忽。引。首。氈。外。或。爲。蚊。嘬。而。然。乃。不。自。知。方。余。探。首。時。卽。聞。佐。北。作。顫。聲。呼。曰。天。乎。命。也。試。觀。彼。間。於。是。余。目。爭。矚。月。光。中。見。水。際。有。巨。暈。暈。中。有。物。作。黑。色。余。曰。何。者。佐。北。曰。獅。也。佐。北。語。時。震。極。矣。且。云。獅。來。與。我。親。耳。余。細。觀。決。其。爲。獅。目。光。已。兇。射。水。上。第。不。知。何。事。見。引。或。且。鹿。腥。誘。之。而。餓。獅。乃。發。狂。而。前。利。武。已。舉。槍。余。亦。取。槍。於。舫。次。見。離。岸。可。十。五。尺。之。遠。水。深。尺。餘。有。一。牝。獅。吼。於。水。次。利。武。槍。發。入。獅。頸。通。其。背。牝。獅。立。仆。於。水。牡。獅。去。其。牝。可。二。步。當。牝。獅。中。彈。牡。獅。忽。以。掌。撲。岸。水。紋。皆。動。獅。忽。離。水。趣。陸。見。一。黑。物。逐。獅。而。行。穆。罕。默。曰。鱷。蛟。獅。足。足。了。此。獅。矣。吾。

見長喙鋸齒者以身隨獅行矣。時巨獅且吼且奔而鱷魚尙力嗅其足。獅力轉其身以爪撲鱷魚。鱷魚立釋其齒遙見鱷已傷目二物戰於岸上月色模糊中視之不復了。了少須見鱷魚之血溢出而獅爪尙撲鱷魚。獅猶奇吼力撲魚首首堅如鉄然獅之後爪已及鱷魚之頸如人之脫手套力拔而出之少須獅俯鱷魚之身作異聲而鱷魚亦側其齒尙陷入獅股獅腹爲鱷所咬亦幾裂如是戰鬪爲余生平所未觀者。戰罷後余留穆罕默坐更己仍偃臥第未知蚊喙之能恕我與否耳。

第六章

明日遲明卽起。衆稍洗濯立鼓柁行。時甫辨色余觀佐北乃大笑蓋己爲蚊所嘬而鱷失其故常卽利武初亦未佳唯余尙未劇蓋余行時未薙其髻髻乃繞頰蚊喙遂不能入以利武不髻佐北多薙遂飽蚊嘬而穆罕默之血似不適於蚊口得完好無恙余在數禮拜中固甚願如亞刺伯爲蚊蚋所棄耳彼此顧笑旣已晨風已至破裂溪上之霧飄飄作圓勢凌虛而沒余張帆行舟經獅鱷之側死狀赫然亦莫揭其

皮。但。划。艘。沿。流。而。上。至。於。中。午。風。止。適。得。乾。燥。之。地。遂。登。陸。然。火。烹。野。鴨。及。水。鳥。飽。食。之。雖。未。爲。佳。幸。得。不。餒。食。時。亦。間。以。鹿。肉。餘。肉。則。切。之。爲。脯。以。南。斐。人。恆。切。肉。而。風。乾。之。也。余。卽。在。是。間。至。於。遲。明。夜。中。亦。但。苦。蚊。無。他。獅。鱷。之。患。行。可。兩。三。日。亦。不。遇。險。道。中。得。無。角。之。鹿。其。狀。甚。異。其。尤。異。者。則。道。中。恆。見。蓮。花。花。作。藍。色。爲。生。平。所。未。見。嬌。豔。無。匹。然。往。往。爲。綠。頭。水。蟲。所。蝕。零。落。無。遺。存。者。三。數。而。已。至。第。五。日。仍。溪。行。可。一。百。三。十。五。咪。遵。海。而。西。是。日。七。句。鐘。晨。颶。正。起。遇。險。矣。行。可。移。時。卽。止。以。船。中。人。力。疲。風。亦。非。迅。余。少。鼓。棹。輒。倦。見。溪。迴。處。巨。浸。照。眼。似。別。爲。一。溪。余。所。過。處。沿。溪。皆。樹。余。舟。卽。停。於。樹。下。有。高。原。微。燥。卽。遵。陸。而。行。徐。觀。風。物。欲。少。槍。水。鳥。供。晨。餐。行。可。五。十。碼。深。溪。已。窮。但。有。淺。流。溪。身。略。寬。水。深。可。六。寸。厥。狀。如。潮。仍。沿。岸。歸。審。其。故。迹。似。人。力。所。濬。大。類。森。西。巴。中。小。河。芒。沙。巴。芒。沙。巴。河。者。在。達。那。倭。西。二。河。之。間。此。河。一。通。則。達。那。之。舟。達。倭。西。矣。於。轉。運。爲。便。卽。由。是。河。入。海。爲。道。甚。寬。舟。行。不。至。於。觸。石。今。茲。當。吾。前。者。亦。人。力。所。濬。河。身。固。淺。然。由。此。已。望。見。裏。河。兩。岸。至。平。似。爲。

引。纜。之。地。然。崖。亦。時。崩。蓋。年。代。久。矣。余。在。岸。上。見。此。裏。河。水。平。流。漫。深。淺。一。律。其。上。多。生。水。草。草。斷。處。或。爲。浴。鷗。所。偃。抑。水。蟲。嚙。斷。之。也。外。河。既。盡。勢。當。越。此。淺。湫。而。入。否。則。轉。而。出。海。然。斷。不。能。受。日。光。飽。蚊。喙。至。於。被。疫。以。死。余。曰。今。當。姑。試。吾。刀。利。武。仍。雅。謔。佐。北。則。悵。悵。不。欲。行。穆。罕。默。哀。乞。不。當。入。此。且。言。彼。間。決。非。善。地。余。曰。當。試。爲。之。時。則。日。低。且。暮。船。行。不。能。恃。風。力。於。是。挪。舟。力。前。盪。其。槳。已。而。亂。草。礙。舟。舟。不。能。行。去。槳。而。引。纜。二。句。鐘。中。穆。罕。默。佐。北。及。余。爭。赴。岸。上。引。纜。利。武。坐。於。船。唇。卽。以。穆。罕。默。之。刀。斫。草。直。至。天。晚。始。少。息。仍。飽。供。蚊。喙。至。於。夜。半。微。涼。復。行。天。明。始。息。可。三。句。鐘。仍。前。十。點。鐘。風。颺。大。起。繼。以。迅。雨。余。在。雨。中。可。六。句。鐘。今。吾。書。中。亦。不。更。詳。此。後。四。日。之。程。途。綜。言。之。生。平。未。嘗。之。苦。此。四。日。中。均。飽。嘗。之。上。抗。毒。日。夜。敵。亂。蚊。淺。澤。茫。茫。不。知。所。極。其。能。逃。去。是。日。瘴。癘。者。幸。時。時。吞。魁。甯。及。瀉。藥。且。長。日。力。作。始。幸。無。恙。行。裏。河。中。三。日。遙。遙。始。見。青。山。在。澤。邊。薄。靄。之。中。第。四。日。舟。停。去。山。可。三。十。咪。以。內。舟。衆。疲。茶。已。極。手。皆。生。泡。竟。不。能。逾。一。碼。之。地。但。有。臥。而。待。死。爲。狀。窮。極。世。

無。白。種。人。之。困。苦。如。余。者。此。時。側。身。臥。於。舳。次。一。聽。蚊。嘅。復。自。咎。其。愚。胡。以。隨。此。風。人。至。此。前。望。青。山。後。覘。來。路。知。置。身。瘴。鄉。決。無。可。生。朦。朧。中。似。見。破。舟。之。人。爲。厲。一。陳。於。吾。前。將。近。岸。次。舟。有。滲。漏。溪。水。入。焉。想。余。死。後。薄。霧。往。來。舟。爲。水。蕩。朽。骨。受。水。合。此。小。舟。同。腐。則。人。物。一。體。均。付。天。然。淪。滅。余。夢。想。之。間。似。有。水。聲。擊。舳。次。人。亦。微。動。余。首。適。與。穆。罕。默。觸。立。醒。則。以。深。目。之。睚。視。余。且。詈。言。爾。基。督。教。之。狗。且。觸。我。外。教。之。人。令。不。得。甘。寢。何。也。時。余。方。爲。夢。境。所。怖。而。水。上。之。怖。狀。復。在。余。前。霧。中。有。二。目。瑩。然。余。心。大。震。衆。亦。皆。醒。爭。起。斗。見。矛。光。俄。頃。而。矛。鋒。已。及。余。肩。際。其。後。尙。林。林。然。皆。矛。鋒。忽。聞。有。人。作。亞。刺。伯。語。曰。平。和。勿。遽。宣。戰。且。來。者。何。人。乃。至。於。此。趣。言。之。不。爾。且。立。死。言。次。矛。鋒。乃。逾。近。余。心。爲。寒。卽。以。亞。刺。伯。語。答。之。曰。吾。爲。遊。客。不。期。至。此。語。出。野。人。似。解。卽。迴。首。視。後。人。尙。翳。於。霧。中。似。發。聲。問。其。仍。留。與。否。卽。聞。霧。中。人。答。曰。來。人。何。色。對。曰。白。也。霧。中。之。人。曰。勿。殺。吾。獨。尊。之。王。言。有。四。人。同。來。卽。白。人。也。可。引。入。王。居。凡。諸。所。有。亦。盡。挈。而。入。矛。人。曰。前。前。遂。引。余。出。舟。外。余。爲。所。引。見。同。

舟者亦然。岸上人數可五十。余借曉光中。見人人執矛至巨。體皆偉碩。赤身。僅以豹皮裹下體。利武及佐北亦見執。利武拭目言曰。地球中何事者。佐北曰。亡矣。亡矣。正紛擾間。穆罕默亦至。口中呼阿拉。阿拉者上帝也。再言阿拉相我。忽聞有人言曰。此人黑也。女王言黑人如何處之。發令者曰。王不言生死。但勿殺之。乃呼其人曰。吾兒前。有最高之人。徐前與發令者語。其聲礫礫然。發令者在黑影中問曰。三白人咸在乎。曰。咸在。然則汝輩以昇牀至。汝輩當盡取來人之物面王。語未竟。昇牀已至。每牀以四人昇之。餘二人左右其側。卽指牀示予令登。利武曰。佳哉。吾久行。乃得人肩。我而去。利武者生平設想多向樂處。而尋余在此。知無可遁。彼此相視。後各登昇牀。牀行至安適。牀爲草織厚類帆布。溫軟可人意。其上繫於桿身。余肩及頸皆安適。余未及穩臥。而昇者已行。大呼而犇。余臥牀中。可數句鐘。無言。則迴思種種險狀。因憶在康布利時。飯後與友人語。其情況乃同。天壤。余方凝思。時萬象起落。覺地球如是。紛擾收局。又將如何耶。思極。竟小睡於昇牀中。以余自碎舟後。初無好睡。至是沈酣極。

矣。大致可八句餘鐘。以余醒時。紅日已當空際。昇我者尙力趨而前。一句鐘中行可四咪。予自昇牀外窺。則所垂之奄至疎。可以瞰外。見昇牀已入平原之中原。草受風如浪。昇牀向小山而前。此山是否。在船中所見。則不敢知。及問之。來人。人人咸不吾告。余此時復視昇我之人。則奇偉無倫。無有六尺下者。身作黃色。狀貌大類亞斐利加。東偏森馬來人。特其髮不作螺旋。但雙垂之。肩背之上。眼鼻口吻。皆兇突如餓鷹齒白。如編貝。以全局論。爲狀頗非醜。容止靜肅。無和藹容。亦無笑聲。有時出話。厥聲如一。類作歌者。不歌則寂然。無聲。仍作怒容。余自思此等人。究屬何種。語言近亞刺伯人。而實非其種。族。顏色則黑多而黃少。余覘其獐狀。幾憂而成瘕。然猶作奇想。忽見有四人。昇牀過吾前。奄張不垂。中有人衣白衣。似蠱麻所製。衣制不稱。其軀余恍然。此卽岸上發令之人。其下咸稱爲父者。卽此叟也。叟鬚髯浩然。幾拂昇牀之外。鼻如鷹喙。二目閃閃如蛇。似有智慧。唯余之筆墨不能描其奸黠之狀。叟作聲問曰。新客醒耶。余亦從羣輩稱之爲父。言曰。醒矣。冀以尊稱崇此古宗教之人。叟掀髯而笑。

言曰。汝自何國浪遊。至此想必至遠。爲吾國語言文字所不通處。而來不圖爾國。乃亦教民以禮也。今吾新收之子。姓聽之。汝何因至此。此地爲人蹤所不到。汝何爲及此。或自輕其命。不欲生也。余卽抗言曰。來此覓新世界。吾唯厭棄舊俗。故求新耳。目蓋吾亦自彼海躍身。及此人亦無知吾國之所在。吾國人恆不畏死。今誠告吾父。吾之來此。苟得新聞於未死之前。吾心足矣。叟歎曰。或有其事。吾亦不能攻訐。不爾。吾將謂爾爲妄言矣。今亦不欲重詰。今吾輩所共尊之人。蒙當率彼命令。彼自有言告爾。余愕然曰。彼爲何人。能使共尊。叟視此鼻牀者。視後笑而語余。其笑也。作獐狀。余血幾爲之冷。叟曰。新收之子。姓吾。今語汝行且驗矣。汝果能自全其軀命者。卽可瞻仰。是人。余曰。何云。軀命此又何語。叟笑其狀愈獐。仍不答。余曰。此間族人何名者。叟曰。吾族曰阿嗎哈葛。名曰石頭之族。余曰。能否允我問父何名。叟曰。吾名俾拉黎。余曰。今將昇我安適。叟曰。行卽見矣。叟語未已。卽以指示鼻夫。鼻夫鼻老人力奔。近及一鼻牀。則佐北牀也。尙翹一足於外。叟見佐北無可語者。復轉其輿向利武。追及

利武亦無言說。余則靜臥。復沈酣於舁牀中。迨醒。已入石巖之罅。巖畔叢樹鬱間。有木本開花者。舁牀斗一左轉。則異景突見。有地可六咪以內。四咪以外。厥狀如羅馬大劇場。場以外皆石。石上被以花草如衣。錦繡中樞之地。至沃佳樹葱蘢。小溪淙淙繞樹而逝。平原之上有山羊無數。雜牛。牲獨未見。緜羊。余初不審其爲何地。後此忽憶必爲前此火山之裂口。蓋火熄而山死。易而爲湖。湖竭成蕩。遂幻爲此平原矣。余以閱歷深。遂自許自決。所料之非誤。惟有所疑者。似此山羊之多。乃無人煙。此又何也。且彼民所居。又安在。則百思不能自釋。已而吾疑釋矣。路忽左轉。可半咪卽止。此叟自牀而下。余亦下牀。利武佐北皆出。旣出。見穆罕默已臥於地上。似不以牀舁之。蓋爲土人所偏。行此長途。當彼未行以前。爲力已倦。矧更行此長道。力愈弗勝。余四望所至。地爲入穴之窾。窾窾之次。則陳列鯨船中所載之物。篷槳皆具。護行之土人。雜穴中人。圍而駭覘。其高無倫。狀至英偉。雖黑色之深淺不一。有數人近穆罕默。亦純黑。其黃者則又近支那。每人赤身。以小豹皮掩其下體。各挾巨矛。矛光照眼。

其中亦有婦人。不以豹而以鹿。則但留其革燻之色。作深黑。其狀似別種。睛黑而五官井井然。髮蓬蓬如亂草。弗肖黑人之蝻髮。其色或黑。或作栗色。深淺間之。其衣黃色之汗衫者。略無幾人。餘人則皆類俾拉黎。此服飾。余後此得之。蓋品服也有等差存焉。至其容顏。或亦作笑容。唯不多見。余既下輿。則紛然爭集。如駭如慕。利武之狀。本美。身又魁碩。羣雌皆動。利武脫冠。與衆爲禮。黃金之髮。燦然。卽聞羣雌贊美之聲。卽自其髮。加以評語。至踵而止。時衆中有最美之少婦。衣寬博之外衣。髮色在於棕栗之間。似有制斷之概。昂然立前。似與人賭采。而勝者無聲。中以臂加利武之頸。俯而親其脣。余大驚。思利武將爲人妬殺而死。佐北曰。淫哉婦也。吾決不令其如是。然利武受其親吻。但微愕不動。殆謂身適此國。或爲前古之禮俗。必如是始。名酬答也。於是亦與之親吻。以報之。余此時頗防有巨禍。以旁立之數婦人。皆懷慍色。此外老嫗及男子。則但微晒而已。少須疑。乃略釋。蓋此間土人之性質。與生番略異。阿嗎哈葛之民族。男女平權。無復羈縻。譜系乃從母而不從父。母族強者。則足誇示於人。如

歐洲之誇其父族。至是有不承其父者。雖其父偉然有聲於時。亦不之恤。然每族中仍立一人爲族長。則男女並舉之。均呼之爲父。如俾拉藜是也。俾拉藜者。實爲此七千人之長上。俗閒婦人若選中一夫者。卽在衆中與行親愛之禮。卽如此親愛利武之美。人安司德尼者許嫁利武者也。利武一與報禮。卽謂之定情。後此乃永永爲偶。惟閒有一人倦者。則行離婚耳。旣已無所羈縻。似乎累易其夫。顧乃無之。且夫婦之間。亦寡爭競。其至於爭者。則夫爲新歡所得。雖少爭。旋亦罷休。猶之英倫守憲法。旣定則無所爭。似亦無從伸愬其枉。蓋個人之不歡固也。然不聽之爭。則社會亦不爲沾染。由是觀之。知地球上之社會。各有所辟。成爲習尙。大抵各守其宗教。卽各成其爲社會。或此社會以爲無闕。而彼社會或又不然。實天下有至適焉。禮必歸於端正。此則通行於萬國者也。平心論之。則阿嗎哈葛之俗。亦未見其非正。其當衆成禮。與吾曹行婚禮者。又復何異。此亦禮中之確證者也。

第七章

衆中行婚禮已畢。竟無一人垂青及我。如利武者。但見有一人迴旋於佐北之前。而佐化誠篤不苟。則大駭。自聊忽見俾拉藜趨前。招手引余輩行。余莫審所向。幸安司德尼前爲余導。問之。乃不答。行可數武。見此洞口。乃人力鑿成。爲余目所觸者。則長可一百尺。廣可五十尺。其高無上。大類極巨之禮拜堂。由此廣洞中。枝出小洞無數。相隔可十二尺及十五尺之間。余思必由此而入小洞。去洞口可五十尺。則日光已沒。中設燎。光射壁上。俾拉藜止步。令余輩坐。卽曰。少須有人餉汝以食。余覺坐處。乃在獸皮之上。已而烹羊肉。及牛乳納諸盜瓶中。佐以燻飯。用數少女將入飯。余饑極而大嚼。滋甘芳可口。腹乃未果而物已罄。方余食時。主人俾拉藜則靜默坐而覘余。少須起言曰。君輩來此至奇。吾乃未聞不經見之白種人。乃入此石頭族之國中。吾族中得黑人亦絕稀。往往自黑人中聞有白人。較吾輩尤奇白。乃能行舟於巨海之中。然但聞其名。初未聞其影響。不期在內河中。君輩竟爲吾所見。實相告。吾初意本欲殺君輩都盡。蓋國俗初不收新客。實干吾律。已而忽得人人所崇奉之詔旨。謂

當赦君輩不死。且引君輩至此。其下則不之聞。余曰。吾父幸恕我。所謂人人崇奉者。究爲何人。所居至遠。又何知吾輩突如其來。俾拉藜四顧後。知但有吾輩數人。而安司德尼亦已夙退。老人乃作嚶笑曰。君國中亦有其人乎。無目而視。無耳而聽。今且勿問。彼已知之。余聞言聳肩而驚。蓋老人但言彼人。但言攜吾輩至此。下乃不言所部署。且言當往朝人人所崇奉之人。簡稱其名曰非野。亦曰斐而。卽阿嗎哈葛王也。王心一動。雖千萬里匪不知者。余曰。王去此爲程幾日。老人曰。果星馳往者。五日卽可歸。但赴王所。當經數昧之淺澤。方及王居。惟吾雖行。已令吾族人供億新客。必無有所缺。敢以上賓之禮款諸君。尤懇懇言曰。果得王之玉音。必尙可生。非噩耗也。吾今亦不愚君。蓋生客之來。自吾祖母時。至於吾身。皆烹之。至於死法。吾亦不言。言之恐驚君聽。此殆斐而之號令。吾亦莫知。卽非斐而者。或衆所推尊而然。實則斐而亦未嘗下令力衛一人勿死。余曰。君一人何由能知君家三世之事。而斐而之命乃尤修。至君祖母時。已能握國權。吾意君祖母必高年。當時或斐而未之生也。老人微哂。

似輕余言。乃鞠躬而去。自是五日。乃不見此老人矣。老人去後。余輩私議。後來之局。人人皆有危心。余亦不欲面此。斐而覩其怪狀。蓋新客之來。咸死無免。斯亦忍矣。時利武亦頗皇皇。然心中如有所獲者。則斐而二字。適符瓶片中之所言。遺書中亦言其事。今聞老人推重似此。斐而必爲女王年歲。修而法力偉也。余此時身在坎陷之中。心緒麻亂。亦無暇與利武辨斐而真僞。但趣利武出洞。浴於溪次。日來泥垢厚積。不出浴不可也。遂以此意告之侍我之人。其人卽老人所命而侍我者。余旣告之。侍者亦悟。余輩乃出。余先取菸斗吸之。侍者已大異。余出時。洞口人乃無數。見余口中煙燄冒出。則大呼以爲妖術而避。不圖一菸之力。乃等於槍礮。蓋此礮亦出於強洲之他處。顯乃同於

加以火則用爲鼻
靈代藥用之

余此時邈迤向溪流而行。浴於其中。甚有一二婦人將從觀余浴。

卒乃不往。余浴後神志大爽。日亦垂落。歸時已黑。洞中人滿。設燎而坐。卽火光中飲啖。洞壁亦然油燈。燈爲土製。亦間有精者。巨燈則以紅瓷爲之。沃以羊膏。束蘆草而焚之。加以土蓋。蓋中鑿空出蘆草。不愼。輒並蓋而焚。且草盡亦須時。時拔出蘆草。小

燈則用蕉心。有時亦用鳳尾草之桿。余坐覘此輩健啖。食時亦不作語。余覘極而倦。天色愈沈黑。余卽謂侍者將歸寢。侍者不答而起。執燈引余手。入小甬道至小穴。可五步以外。入一小洞。寬可八方尺。亦鑿石而成。洞中有石牀。高可三尺。如舟之榻。侍者卽指石牀爲余臥處。洞中一無陳設。余細審後乃大駭。蓋余之所居者。死人之穴耳。此石榻卽所以陳尸者。思極乃大驚。顧不睡。亦無以自振。則力遏其惶怖。出而取毡。出時卽遇佐北。亦爲人引至一處。與余所處者正同。頗戚戚於歸寢。謂此睡直同生。瘞乃決計與余同寢。余聞言大悅而允之。是夜幸無事。然噩夢乃數見。蓋在幽壙之中。宜復如是。遲明聞角聲。視之。則一少年吹之。角爲象牙所製。趣人晨起者。起時卽浴於溪流中。浴旣。晨餐已具。有三十許之女人。在衆中與佐北親吻。狀乃大奇。佐北震驚之狀。不可言喻。佐北者性質如我。頗恨女人。佐北家可十七人。但餘一身。殊不欲娶婦以自累。且余爲彼主人。惶怖不審所以自處。已而起立。推去此婦人。佐北曰。吾乃不願爲是。然此女人以爲佐北羞也。復至而親吻。佐北大怒曰。蕩婦趣行。勿

備我。卽以木杓高下磨之。令去言曰。主人救我。彼復來矣。何利。主人幸援我。我自少至此。未嘗遇此無恥之事。言已。立避洞末而去。土人皆大笑其愚。余覘之初。不謂忤。乃此婦人怒其鬢髮皆堅。更爲他婦人所譏。尤激而殞怒。咆哮於洞中。至於軀幹皆顛。余頗欲佐北少迴其意。佐北所爲固善。然吾頸幾將因此而受刃矣。更觀佐北仍無降意。怒氣勃然。每見婦人近其側。輒避如浼。余乘機與土人言。佐北已娶。不更娶矣。以家居不適。故每見婦人輒避。余語後。衆亦無言。似已解羣惑。佐北或見諒於衆矣。時羣婦人往勸此三十許之婦人。婦復就座。予飯後。閒行於外。觀其樹畜。畜可二種。一爲有角。一則無角。而牛乳則至佳。尤有一種紅毳而肥。不取乳而但食其肉。此種之羊。與那佛克所產者同。惟多一角之長。作旋螺形。有時刺及其腦。故居人少。鋸其鋒以衛羊。腦山羊之毳則尤長。乳則無飲之者。阿嗎哈葛人種藝猶用古法。田器但有一鏟。略能鎔鐵爲之。鏟或如巨矛。圓而不方。入土則踐而下之。因之。多用力而寡田功。是皆責之男子。與他生番異。他生番則勞女而逸男也。此種人獨否。且女權。

尤。偉。是。間。國。律。吾。不。得。而。知。然。禮。俗。實。與。人。殊。余。亦。莫。知。所。以。然。於。是。閒。居。者。四。日。
一。無。所。事。此。四。日。中。利。武。女。友。安。司。德。尼。與。利。武。益。親。密。無。間。自。其。口。中。探。得。國。中
乃。一。無。律。法。但。知。彼。間。有。壞。柱。頽。垣。名。曰。科。爾。之。城。卽。爲。彼。所。居。之。處。彼。稱。女。王。也。國。中
先。達。言。是。間。必。有。人。居。阿。嗎。哈。葛。卽。其。種。之。後。人。乃。無。人。敢。履。其。地。以。彼。間。常。爲。鬼
神。往。來。之。地。國。人。但。能。遠。遠。瞻。覲。且。國。中。尙。有。殿。基。數。處。凡。淺。澤。隆。起。之。處。皆。然。至
阿。嗎。哈。葛。所。處。之。山。穴。則。人。力。之。所。成。想。鑿。穴。之。人。卽。與。築。城。之。人。同。時。舉。事。惟。無
載。籍。可。考。但。以。風。俗。爲。其。律。例。果。有。時。與。風。俗。反。者。則。族。老。卽。處。以。死。罪。余。曰。死。罪
云。何。女。笑。而。不。答。久。乃。曰。客。留。此。必。能。見。之。吾。國。固。有。女。王。卽。斐。而。也。恆。少。見。人。或
一。二。年。之。間。一。見。見。必。處。置。重。囚。斷。以。死。罪。見。女。王。時。王。必。蒙。以。衣。故。狀。貌。均。無。覩。
伺。王。者。一。聾。一。啞。亦。不。能。告。王。以。何。狀。或。有。人。言。王。之。美。無。度。世。人。乃。無。其。美。又。或
言。女。王。長。生。不。老。尤。能。以。神。力。司。萬。物。惟。吾。識。見。陋。不。審。其。所。以。然。恆。聞。人。言。不。時
必。擇。夫。而。事。亦。生。一。雌。其。夫。遂。隱。不。見。迨。其。女。長。成。與。王。宛。肖。王。死。卽。附。魂。女。身。死。

後。瘞。之。巨。穴。百。王。實。一。王。也。特。此。事。國。人。無。敢。信。之。者。然。舉。國。實。無。敢。不。遵。其。令。王。一。發。言。衆。當。立。死。王。亦。有。羽。林。之。軍。乃。無。兵。數。亦。無。可。考。惟。違。其。令。者。匪。不。死。余。遂。問。國。中。之。廣。狹。民。數。之。多。寡。女。曰。爲。族。十。色。分。大。小。族。而。言。大。族。近。王。城。而。皆。洞。居。此。山。洞。居。淺。澤。之。中。無。路。能。達。十。族。之。中。亦。間。多。戰。鬪。迨。女。王。下。令。停。戰。衆。卽。立。止。一。爲。戰。爭。一。爲。寒。熱。之。病。故。民。多。物。化。爲。數。乃。不。能。增。吾。族。與。他。族。無。屬。亦。無。鄰。國。邇。於。是。間。蓋。敵。雖。勇。敢。無。能。越。澤。而。加。兵。前。此。有。巨。隊。之。兵。渡。大。河。而。來。大。抵。來。自。森。巴。西。軍。士。死。於。淺。澤。中。乃。非。少。天。暮。見。吾。軍。駐。於。山。中。則。力。趨。吾。壁。謂。已。得。吾。軍。矣。乃。未。至。而。盡。溺。於。淺。澤。餘。軍。寒。熱。大。作。或。飢。疲。而。死。故。吾。軍。不。頓。一。棘。敵。衆。皆。盡。此。淺。澤。萬。古。無。人。能。入。舍。非。得。其。機。密。之。道。終。莫。窺。吾。樊。余。因。思。非。彼。人。至。而。延。我。我。輩。亦。決。不。至。女。言。後。復。言。他。事。余。輩。均。在。四。日。中。一。一。聞。之。此。爲。余。輩。冒。險。之。開。宗。明。義。者。女。之。所。言。聞。者。不。能。無。駭。全。局。之。事。乃。愈。出。愈。奇。與。瓶。片。中。所。敘。者。正。同。以。理。度。之。此。女。王。絕。奇。特。亦。有。人。言。王。雌。雄。半。之。然。外。人。呼。曰。斐。而。斐。而。者。女。也。余。

惑甚。利武亦惑。顧利武雖惑。自以家藏之古物。初乃非僞。因之頗自負。佐北則堅不謂然。但聽余二人作用。初不過問。穆罕默者。種人雖加之以禮。然亦貌其爲黑人。穆罕默深以爲怖。其所怖之故。余亦莫得而知。但見長日蹲於隅陬。呼阿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輔相其身。余問以震怖之故。窮詰之。則答言。此種乃非人鬼也。是又爲妖人之地。穆罕默言之者數。余心亦頗謂然。於是已交四日。是夜覩異事矣。余時方欲睡。合二人及安司德尼同坐火次。忽見安司德尼坐而沈思。斗然躍起。以手按利武金髮之上。似歌似訴。余至今思之。如覩其狀。凡安司德尼所言所行。余皆憶之。安司德尼歌曰。爾爲我所擇之人。吾需汝者。不知其幾何旬。汝貌佳絕而蕩余心。何人之髮類汝如黃金。何人之膚類汝如玉瑩。何人之臂如汝之博而錚錚。何人如汝凜然如天人。汝目卽爲吾天。其光乃燦燦如星躔。汝面乃歡樂而鮮妍。能使吾心墜落於爾邊。噫噫。吾眼見汝。而心無時不爲汝而纏絲。卽於此時奪汝而處吾之枕邊。吁噓汝兮。汝稱吾懷。吾執汝兮。俾勿壞。今將以吾髮被汝兮。蔽陽光。吾今歸汝兮。汝爲吾

郎。爲時修兮。地久天長。時孔長兮。行且悲傷。吁嗟汝兮。吾亦不知其所收場。吾將永
永不見汝兮。沈陰茫茫。我乃墜諸黑闇之中兮。斷吾腸。斐而之力兮。較吾強。強而取
汝兮。神洋洋。須知斐而之美兮。較我安司德尼爲良。汝當呼我兮。四矚而彷徨。顧斐
而自恃其美兮。引爾入諸鬼鄉。噫嘻。吾至愛之人兮。言之殊長。安司德尼似歌。復似
演說。歌不成聲。余聞之。赫然而驚。愀然而疑。但見此婦人。目灼灼。然石壁上。則其影
也。歌後復停。則作怪目而視。厥狀如畫。忽伸手指其影。婦人所指處。吾視無物。而安
司德尼則若有所見。震恐失次。立跌於地。利武爲安司德尼歌唱。作異聲。久已震懼。
失次。余亦莫知所以。然既而少醒。起坐。身顫不已。利武曰。安司德尼何爲者。答曰。吾
所擇之人。吾歌蓋國俗。初非無故。蓋有預兆存乎。其間但爲事尙長。吾何能爲爾。預
言之。余曰。安司德尼。汝適何見。女曰。無之。君亦勿問。且何必以神怪語汝。令汝憂疑。
余見安司德尼。貌至溫柔。復以兩手交利武之頸。大類慈母之愛子。且與親額曰。吾
所擇之人。聽之。後此吾離汝去時。則長夜殊有力。黑不見人。汝亦無從得我。然爾當

思我。實告汝。吾實愛汝。雖吾分不能爲君濯足。而愛心殊不能已。今愛情爲天所授。吾願足矣。蓋窰窰之中。不特無情。而亦不熱。二脣亦無相觸之期。但有傷心作紀念而已。今茲爲爾我聚首之時。至於明日。則不敢知矣。

第八章

是夜既過。至於明日。惟夜來所見。余心省省然憂不可耐。知後來之遇。必且更惡。忽有人語我。今夕有高燕。燕吾曹。余則設辭遜謝。言吾輩守己。不欲與燕。乃聞者咸不悅。余知機。思更辭者必得禍。遂允其請。西日未落。走伴來告。長筵已設。余遂挾佐北行。道中遇利武與安司德尼同至。想彼二人或他適遊覽。余昨聞高燕。以爲不然。及至。乃知果有其事。卽彼二人亦未之知。安司德尼聞言立變其色。知不祥之事至矣。適有人過其側。卽引之耳語。其人發言。女色少定。然較前爲勝。尙與其人議論不止。其人似有權力。聞女言。怒甚。卽推而去之。忽復引安司德尼之手令坐。坐次適有一人。遂三人並坐而語。余見女狀。似其人少可。女言。是夜穴中火力絕巨。火次坐三十

五人及二婦人。佐北見婦人復瑟縮不已。時人人咸靜坐。各樹大矛於其坐處。中間但有一二衣黃色麻布之衣。餘人則但着豹皮。如圍裙而已。佐北問曰。今夕將何事。乞天賜福。得諸公之力救我。不觀狂婦人尙在彼耶。以理決之。或不苦我。我前此已峻拒之矣。唯此景甚使吾憂。衆不觀今夕穆罕默亦至此耶。前此調我之婦人。今忽綢繆於穆罕默之次。則吾自此或期於無事。余聞言。果見前調佐北之婦人。已近穆罕默之次。穆罕默畏意已極。已爲強挽及於火次。穆罕默大驚。呼阿拉不已。蓋穆罕默之來。食之必別遣隅坐。今夕乃列諸羣客之間。踟躕不可自安。戰兢無人色。余思此亞刺伯人乃不知主人敬客之禮。或且阿嗎哈葛偉碩無倫。佐以巨矛。乃相形而拙。穆罕默本別坐。竟爲婦人所掣。入於羣中。余謂利武曰。吾乃不欲覘此敝俗。顧亦不能自脫。則坐而待之。私語汝輩。手槍各在懷袖乎。果攜得者。幸潛納子彈以待。佐北曰。吾果攜得槍。遂啟機納藥。利武則但餘獵刀。刀亦頗鋒利而巨。余此時起而取械。恐不之及。不得已遂就食。以背抵壁坐。坐時。見座人傳遞瓷壺。內儲流質。爲芬甚

惡。然食之亦適口。則稻米之漿。米非印度之粟。別爲一種。類南斐洲克西之稻米。瓷礮爲式甚古。似製自前代。大小不一。無一同者。此物蓋發自石墳之中。各紀載以年月。是必埃及當時貯人五臟之用者。似此種人與埃及古種至有繫屬。而利武則謂是所飼病人者。礮有兩耳。最巨者可三尺。小者不逾數寸。色黑而似澤。撫之則稍轟。礮底則作小人物籍之。余生平覘古物夥。未有如是之奇。所籍人物多狀愛情。令人欲製此活潑之形。殆不可得。間有跳舞之圖。亦有作行獵者。而吾輩所飲之壺。其側則作數象。咸白色。用長矛同刺一象。其背作一人逐羚羊。羊毛至柔滑。以上所敘。吾文似已離宗。然席間得古器物如是之奇。則不能不爲詳敘。衆食時。舍瓷礮傳遞外。另一人添薪增火而已。此時無一人發聲言者。彼此但視火中光氣。光力適與膏燈相映發。惟貯油之燈。則非出諸古制。與吾人相隔處。有物似木盆。其下有股。絕短。厥狀如宰豕之架。其旁有長柄之鉗。左側亦然。余見木盆及鉗。心滋不悅。復見座人皆凝目。如有所圖。余心悚然而驚。在勢。吾輩甚孤。蓋獨立於羣蠻中。殊不能料其性質。

且莫辨其善惡。既而乃尤出吾圖度之外。其凶醜有匪人所思者。吾所圖度者爲不虛矣。余方沈吟思慮間。斗然壁隅有人大呼曰。吾輩所食之肉。安在座人同聲而答。右手指火曰。吾肉且至。呼者曰。其山羊乎。衆曰。羊而無角。且勝於羊。今當烹之。於是同取其矛。呼者曰。牡牛乎。衆又曰。牛也無角。其值又不止一牛。吾今必殺之。無疑於是衆同聲而答。拔矛而復樹之。予此時大震髮幾爲豎。而前此之婦人則拊摩穆罕默。默不已。且以親愛呼之。而二目閃閃上交。睨視余亦不知其震懼之所由來。斜視利武。攝乃尤甚。此時婦人撫慰穆罕默。厥狀如蛇。知必有不祥之事。將加其身。後此詢得殺一人而烹之。必先撫慰之以婦人。令垂死之人暫得一時之歡耳。余此時見穆罕默周身作白色。似病久失容。忽聞又有入問曰。吾肉宜烹之時乎。衆曰。肉既得矣。此人又曰。烹肉之盆。具乎。問時如呼如響。聞之心痛。又問曰。烹肉之盆熱乎。衆曰。熱矣。利武潛呼曰。天也。問者卽曰。速具此盆。置之。新客之頭方利武語次。余未及備。卽見有二野蠻突起。取鉗納之火中。婦人斗出布圍加諸穆罕默之頸。勒之。其側坐之人力扳穆罕默之足。投鉗之。二人卽以

鉗撥火。覓得一物。狀如磁盆。極紅。翻作白色。立時已及。穆罕默之。首穆罕默堅不受。炙哀嘯如鬼。乃不顧頸上。有圓脚爲人扳。猶力爭死命。已見此紅盆。加其首。余大呼而起。卽出吾槍。向此婦人而彈。此婦人尙在。穆罕默之次。彈中其背。立死。至今思之。尙有餘快。余後此詢得此婦人爲佐北所卻。憤無所洩。故洩之。穆罕默耳。婦人旣受槍而死。余方震震。間見穆罕默躍起。仆於婦人尸上。蓋予槍出時。旣貫婦人。乃並貫穆罕默也。然余初意但死此婦人。不期並死穆罕默。二者雖同死。然速死與緩死。異矣。此時萬聲皆寂。以此生番初未聞槍聲。因而寂然。時近余而坐者有一人。卽起拔矛刺利武。余大呼曰。逃也。卽先起趨向洞口。捷步如飛。思在人羣未起之先。逃向洞中。知外間已大有人不可出也。余左向行而利武佐北咸隨。余奔生番亦爭起。余越過穆罕默之尸。見鐵盆尙在尸側。火光尙燭及死者之手。手尙微動。余亦弗顧。旣入裏洞。貫出洞頂。頂有三尺高之石台中列二燈。此石乃不知所用。余三人遂同踞此石台。與生番迸命數分鐘。後羣番皆集。見余三人立俟。佐北左立。利武中立。余則據

右二燈處。余後來者已無數。雖慘默無聲。而狀如獐狗。余下顧洞中。尚了了見火盆之燄。熊熊然。利武二目作光。面冷如石。右手執獵刀。堅束其帶。與余親吻。言曰。姑拜。姑拜。吾至愛之老友。老友之義。乃逾吾父。今吾輩決不能自免於禽獸之手。數分鐘後。吾輩燼矣。吾惟不哲。引公至於此間。幸恕我勿加吾罪。又顧佐北曰。佐北姑拜。余切齒言曰。此事自關上帝。方太息間。佐北舉槍斃一人。佐北之槍本非死此一人。顧乃別中一人而死。然生番已漸近。余槍亦發。不聽前。佐北及予舍婦人受予槍外。繼死者可五人。吾槍始畢。然亦無暇更納吾槍。而生番乃不知吾更有彈。竟闖然進。見一偉碩者。行近石壇。爲利武刀下立殊。余亦出刀。佐北之刀乃虛而不中。而腰脊竟爲野蠻所擁抱。佐北刀落石間。刀鋒仰企。佐北與之同仆。生番之背忽觸刀鋒而死。余則力與來者戰。來者二人。幸不挾矛。而吾力不期而奮。盡吾力與之併命。爲勢亦暇。一人適中吾刀。腦竟中裂。以吾刀巨。腦裂徑至目眶而止。刀合顛骨不能出。仆時。余刀亦失。陡見又二人進。方其進時。余已留意左右。各挾一人。三人皆顛頓於地。

上此二人亦殊有力。然不如我拳脚交下久。彼此互搏。其生死幸余。膊至很。戾幾折。其脇此二人則宛轉。余之肘下。余終不釋。來人進我。以矛余。卽左右抵之。此二人者。遂漸漸就死。余神思亦昏。設以此時之戰。施之吾同學者。則又將呼我爲鬼。時二人已死。余尙未釋。防其不殊。釋之且復生。又思彼列座之人。必以余三人爲同死。遂不之顧。余則回首視之。見利武已下石座。燈光適射其面。尙強立。未爲人仆。顧有十餘人圍利武。大類羣狼取鹿之法。引利武下撲。利武卓立。然已無人色。秀髮四覆。如風吹浪尙惡。戰不已。觀利武死。鬪余幾不忍。正視忽見利武。陡出一刀立死。一人時衆皆昏憊。且矛長不能割。利武利武。旣以刀刺死者。刀堅入其胸。不出。利武之手遂空。余思利武死矣。顧乃未死。尙奮其神力。力劈諸人而出。取已死之尸。橫掃諸人。觸尸而仆者。可五六輩。輩中一人腦裂不起。起者復爭撲。利武利武。此時猛乃如獅。不爲羣狼所噬。力戰移時。其神尙定。目注一人。力拳之。受拳者亦立死於地。利武以足蹴之。而去。先劈攻己者。然後力解其抱腰握頸之人。忽一人呼曰。趣以矛割其喉。更以

盆承其血。余此時罷不能起。亦不忍視利武之死。則力閉其目。而暈忽又聞有大亂之聲。則又張吾目。見安司德尼已以身伏利武之上。以蔽矛。且以手抱利武之頸。衆欲引去。此女顧女已以股交利武。如藤之附木。百引莫起。衆議以矛間入刺利武。死女終以身擁蔽利武。但受微創。未至於死。衆不能待。遂有人呼曰。並死此女。其聲類入座時發令者之聲。且曰。此二人之死。正可爲二人成婚之鐵據。此時復見一人取矛伸其軀。舉矛且下。乃復閉其目。顧雖閉目無見。忽聞有大聲發於洞口。曰。止。止。余聞後。乃再暈如死。心思此時。其果死矣。

第九章

余暈後復醒。覺身在皮褥之上。去火未遠。此火卽用以炙人肉者。見利武亦臥吾旁。初不省人。其旁則安司德尼以冷水滌利武之創。旣滌。裹以麻布。近石壁之下者。佐北也。似無重傷。但有股慄。火次則羣蠻因鬪而倦。各覓寢處。尤有橫陳之物。則鬪死之尸也。余數之。舍一婦尸不計外。可十二尸。穆罕默之尸則陳吾身次未遠。注血之

盆亦在尸旁。左次則多人縛囚。卽嗜人者。含怒受縛。狀則至悲。衆囚之前。指麾驅遣者。卽老友。俾拉。羸厥狀亦倦。髯鬚怒張。其視縛人也。如縛牛羊。此時似覺余能坐。則行而就余曰。爾此時健否。余曰。不知其所以然。但覺身痛。老人遂俯視利武之創。言曰。受刃甚深。唯矛鋒未及臟腑。或能立甦。余曰。吾父適於此時得翁良佳。更少延者。當永寐不醒。翁之族類決殺我。如殺吾僕。卽指示吾死僕之尸。老人聞言大怒曰。吾子勿憂。若報仇之期至矣。吾能使此輩骨肉同焦。汝但坐覘其終局。此輩當縛斐而女王處受鞠。王爲大人。足爲爾復仇。因指穆罕默曰。此等狼族之人。作如此死法。佳也。唯吾將問爾。何以至是。余則略舉其要。老人曰。噫。如是耶。此吾國俗。新客一至。必烹而享衆。余曰。爾族款客之禮。乃大悖。老人曰。俗尙使然。別無他法。卽老夫何嘗以烹人爲是。且吾亦不欲嘗新客之肉。新客戾止。逾淺澤。咸食野鳥。則爲味尤劣。茲得女王號。令謂汝數人。宜以生命予之。乃未及於死者。蓋穆罕默狀類野貓。衆嗜其肉。甚切。何怪其烹。且爾所殺之婦人良佳。卽此婦人鼓盪人心。遂令此鐵盆之火。加及。

穆罕默之身。唯彼輩公行此事。久之將得美酬。卽此十餘輩爲爾三人所盡。死亦殊樂。若未死者。則當聽女王號令。此時女王怒極矣。復曰。汝三人殊能戰。且勇。爾殊類通臂之猿。能以力夾死二人。顧彼非脫殼之雛。死之易易。乃至於此。此少年尤可名爲獅。乃能一氣力死三人。尤有一人。尙慚慚有氣。且死。試觀其腦裂矣。卽吾面縛之人。亦大傷。今夕之戰。可云勇戰。吾乃益愛汝二人之勇。以吾壯年。頗好鬪也。老猿汝聽之。汝面多毛。於猴殊肖。但聞汝輩。胡以身洞一竅。人言汝發異聲。聲發卽可死人。何也。且迎面聞聲。尤無不死。此又何理。余力疾作簡語答之。又防不答。將忤其意。彼爲有權之人。將以死我。尤不可不備。於是告以火藥之性質。老人曰。果爾當試。卽取囚聽爾殊之。余曰。得一人已足。老人曰。一人何濟。汝胡不於此時。殺人以復仇。且其事吾甚嗜之。余曰。吾國之俗。不死。敗卒。至於復仇。則聽之。天討然。老人咸不了了。余曰。待我創蘇。當與吾父行獵。驗此事之果否。老人大喜。如兒童之得玩物。此時利武目張。以方飲白蘭地。白蘭地吾所挾之酒。今但得餘瀝。故飲之而蘇。利武張目。見余

與老人語竟矣。此時老人命人舁利武及於榻。助者則佐北及安司德尼耳。余非防其怒者。將力抱而親之。謝其有心愛我童穉。已而又思安司德尼爲少年之婦。果親之。爲外人所誤會。甯不傳爲嗚噓。時余已創。心緒亦惡。況爲新客。以睡爲上著。遂登榻睡。榻乃如墓。心思吾命尙生。但冀上帝憐我。幸度此宵。又思天下從危局得逃者。但我三人已耳。思深竟輾轉不能成寐。遂生噩夢。已而沈睡矣。至於穆罕默受烹之狀。哀慘。乃盤旋吾腦筋之中。復一一入夢。前此搏戰之烈。直同觀劇場之幕。時掀時下。有時幕啟。見一絕美之婦人湧現。吾前佳麗無匹。時而張幕。見白骨體體。或作異聲。字義乃不可解。其聲曰。彼輩生者。其知死矣。卽死者。陳陳又未爲終死。蓋人之精神本屬無物。卽死亦然。故舉天下之物。永永皆生。有時特入夢鄉。竟爲人所忘。余夢醒尙憶此數語。然身痛不可忍。七句鐘後。佐北鑿而入。面作爛蘋果色。告余曰。利武已獲安睡。然氣息僅屬。又二句鐘俾拉藜至。手一燈。以偉人入此石室。其首幾及屋頂。余則僞睡待之。微見老人鬚鬚甚佳。眼明若鷹。視余自撚其鬚。余思此鬚用爲

英國薙髮鋪之幌年可得值百餘金。余聞老人自語曰：此臥人殊醜。願醜中自妍。足肖大猴稱之爲猴名義。皆當吾頗心愛此人。願世事日變。及予暮年。忽愛此堂堂之男子。里諺有言：天下不足信之人。即可勿視爲人。至於婦人尤不宜近。近之將生災害。此二語確哉。第二語尤佳。吾思此語傳自古昔。必非虛言。若大猴則眞足信且愛。吾不解何人授彼幻術。乃能於人身穿竇而過。女王雖能惑人。亦決不足惑此男子。嗟夫。大猴汝惡戰如此。宜其倦也。願余多言。防驚醒之。余見老人躡足垂及門次。余卽呼曰：吾父。汝來耶。老人曰：吾子。吾不欲擾爾清夢。此時之來。觀爾之創劇否。且告爾仇已赴。女王就鞠矣。女王曰：汝亦立時當至王所。吾則謂爾病未愈。不能首塗。余曰：今日勿行。待吾少蘇。再圖面王。吾意能昇我至於空曠之地。吾意殊不嗜此。老人曰：否否。此間固有霉氣。吾尙憶。吾少時見一美人。卽臥爾所臥處。此婦美極。吾竊以燈臨照之。非其人手。足皆僵者。吾則甚望其生。此女衣白衣。髮作黃色。長且委地。此等人在女王處滋多。但皆入隙中。卽吾亦不知其所自來。乃天工損壞之力。猶不能

於其死後而盡朽之。吾則長。日至此觀美人。當時吾年尙少。故愛此死美人之態。然美人生時固仍然。一好軀殼也。吾觀已卽親其冰冷之頰。惟不知此尸陳諸何時。其生時被何人所愛。乃莫之知。大猴聽之。吾之幸得道術。卽學諸死人之身。始知天下之物在此陽光之下。但有修修一道行諸渺冥。令入忘記之鄉而已。旣懷此心。甯非學諸死者耶。一日吾母見余曠然有離世之思。則逐日尾吾。至於此中。竊觀美人之尸。防爲巫術所迷。實則吾心固已迷矣。吾母且驚且怒。以燈尾吾。則立起美人之尸。焚其髮。尸乃大灼。至脛。大猴汝觀壁上。有燒紋者。卽焚尸迹也。余視之。果然脂膏尙留石壁之上。似在數十年前。以前老人曰。尸旣焚盡。且及其足。吾赴救時。但留一跟。吾卽斷之。包以麻布。納諸石榻之下。爲時至。迅其事。乃如昨日。此跟或尙存也。自當日焚尸後。吾未窺足。其地今且驗。此跟之有無。老人遂探手榻下。卽大笑曰。得之矣。塵封其上。麻布已腐。啟之。則白種婦人之足。旣堅且嫩。老人作悲梗聲曰。孺子。吾言不已。驗耶。汝試觀之。余遂取此人類之餘物。心緒潮起。不知所云。然此足。跌甚輕。尙泊。

以肉且有焦氣皮亦未皺且滿如常人。不類埃及之木。默惟一二處爲火花所爆。已微焦。猶之方死之尸。指甲皆備。余曰。傷哉。此美人之跌。不知留此幾百歲。且其貌美如花。今乃爲人所遺忘而不省記。想此女生時。穉也。當時爲含羞之閨女。今茲焦化。留此半尺之跌矣。此尸特爲靈魂之逆旅。一過而不復留。已則並此逆旅亦成煨燼。當其死時。此黑人固時時來視。乃不知死者之能知與否。然此跌乃絕世美人足也。果使仍生於今。則天下霸王皆將俯首而長跽。其側且無數。王公貴人以唇吻親其絳頰。噫。已矣。則仍以麻布裹之。此布或卽死者之衣。乃藏余行篋之間。深思此地絕奇特。此時俾拉藜助余起。立扶將以視利武。利武之創尤劇。實則非劇。蓋利武肉色皓潔。故創痕益露。似甚於余。所以不支者。身爲矛刺。出血過度。因而致此羸狀。綜言之。幸不抵於危亡。此時覺飢索飯。佐北及安司德尼昇利武至洞外。吸取空氣。老人助置洞外林陰之下。昨夜戰血及尸已灑滌淨盡。於是數人同飯於洞口。坐而抵暮。又二日感如是。至第三日清曉。佐北及余已漸復故。利武亦有起色。余爲俾拉藜敦

迫。赴科爾謁女王。余防利武中道病劇。創痛甫合。行道辛楚。若更裂者殆矣。俾拉藜言非越此而去者。百險且及。余不得已從之首塗。

第十章

余諾後。可一句鐘。五竹輿已至洞口。輿夫每四人。更副之以二人。一輿凡六人。尚有五十人執矛爲衛。且荷行篋。前三輿則余及利武佐北。其一則俾拉藜。余聞此老同行則甚慰。此外一輿。余思必安司德尼。因問老人曰。此一輿非處彼女郎耶。時安司德尼方指麾輿夫。老人聞言。聳肩言曰。此亦視其所嚮。吾國之俗。允否悉聽婦人。以國俗崇婦人。聽其自由。蓋世間非女子不育。亦不成爲人世。女子者。生命之發源也。余因怪初來之時。見女子權力較偉。今覺之矣。老人又曰。吾輩禮婦人。甚至聽其自由。至於不能忍而止。此無世無之。余曰。所謂不能忍者如何。老人微哂曰。吾輩怒時。則取老醜者殺之。以懼少年之婦女。示我男子本強於婦人。嗟吾老妻前三年已殞於矛下。此至慘酷之事。令人生悲。實告汝。自吾妻死後。吾之生命乃儻然無所。窮惟

無女子之見。困故壽命延長。至此余曰。此亦美政。惟此阿嗎哈葛尙有未發明之理。君輩固自由。恨無人生之責任。老人聞言不審。余乃一一開示。以人生宜有責任之事。老人頗悟。呼曰。大猴。汝言當也。吾國何嘗盡殺婦人。仍有留者。若此女郎者。頗勇敢。頗愛大獅。武利乃以身當矛力衛其命。以吾國俗論。則此女已嫁之矣。大獅安往者。女本宜從。非女王不聽往者。女匪不往。須知女王之言。足以遏制天下之公道。余曰。設女王令此女絕去利武。女亦能曲從。女王命令耶。老人曰。使大風偃樹。樹豈有不。受。偃者。余未及答。老人已登輿。十餘分鐘間。衆已在道。山行可一句餘鐘。更半句鐘。則竹輿已越對山。山行景物。至幽。舊觸目。纖草如氈。時出小樹。蒼然成積。則枳棘爲多。陂下可九咪。以外模糊。見水澤。汪洋如海。瘴氣叢起。如人煙。輿人下陂。絕迅。中午已及澤次。則止而進糲糲。食已。輿經淺澤之中。澤中徑路甚微。不可辨。獸蹄鳥跡。縱橫交糾。至今思之。尙服輿夫之能辨路也。小隊中有二人前導。人執一槌。測水之深淺。採取泥之堅弱。似聞泥土時時遷易。不可得路。有時沿舊路行。而路已中陷。入

於深淵澤中。清寂淒黯之狀。匪言所詳。續續可數十咪。淺深初不了。但見草高於人。百路歧出。深淺夷險。初不可別。澤中多鷺鷥及蛙。黽格格作聲。一望無際。時見水霧濛濛。漫於草梢。澤中生物。但有水族及沙鳥而已。鳥類中如野鵝、白鷺、野鴨、魚鷹、竹雞、斑鳩。累萬盈千。雜人而起。其狀至怪。然甚馴。無機苟以梃拂。且立得羣。鳥中最佳者爲竹雞。飛鳴一如英國所產澤之深處。生小鱷魚及巨蜥。蝥蠹而動。老人曰。此二種之蟲。均需野鳥爲糧。道中見巨蛇。作黑色。噬人立死。又有噓氣之毒虺。較黑蛇尤烈。而別種之田雞。身巨而聲洪。飛蚊之大如蠅。螫人成痕。腐草之氣。絕腥臭。不可近。雜瘴氣以熏人。聞之。棘鼻。余輩不能不遵是道而出。旣而盡歷澤中。西日且落。竹輿已上高原。地廣可二畝。此在羣澤之中。突出猶沙漠之得水者。俾拉藜下令。立行帳於此。衆乃無帳。拾叢蘆燃之。爭環火而坐。食糲及菸。潮霉之氣。仍隨風撲人。余則以菸避之。幸夜氣猶酷。然亦時時作冷。如寒熱之病。顧余則仍近火而坐。以火近處。無蚊也。衆遂裹氈而息。而蛙聲閣閣徹夜弗止。竹雞萬數飛鳴空中。亦不能成寐。

寐旣弗適。則時時視利武。利武方臥。余側倦極微睡。顏色慘白。又自火光中觀安司。德尼臥處。正近利武。不時起而伏視利武。余亦不能更助利武矣。時三人口各進金雞納霜。用以避疫。仰面觀星。星續續現於空際。周天皆滿。余一身較之衆星。直邈然如無物。於是萬念皆寂。以余臥時。筋骨不能自甯。及見星。則思上帝之力。能布置宇宙品物。總總林林。不可數計。其功力令人不可思議。尤有不能詳究者。似我藐躬。胡能考白。而詳能詳者。或博學而有才者耳。因思人果上智。或爲造物所忌。而矐其目。人果多力。或爲鬼神所戀。而醉其心。愈思愈卽。虛無疑人生。不可盡悉之。端勢當面質。上帝問吾智力。胡由莫逮。可知大智非恆人所及。以人在上帝包羅之中。安能越上帝而逞其才。人固有恃才而傲人者。乃不知一身特如芥子。寄之宇宙之內。故生人樂趣不盡。可得所得者。但有苦趣。聽造物之安排。悲涼之劇。稍停得少蘇息。此卽謂之生人之樂。至於大限旣及。則昏昏沈沈。歸於大暮。其馴如羊。不敢與造物抗也。余仰見天星俯視。澤中燐火。輾轉不能自聊。覺澤中腐氣。時時浮動。觸鼻。余恍然悟。

及。生。人。之。理。乃。蕭。索。寡。歡。至。是。天。之。權。力。判。爾。菀。枯。則。一。如。命。而。聽。受。余。終。夜。腦。力。咸。如。是。起。落。亦。不。自。測。胸。中。之。悲。惻。起。自。何。時。歸。於。何。所。欲。呼。天。而。愬。卽。亦。無。人。見。答。卽。欲。細。數。天。星。用。自。排。悶。顧。亦。不。能。卽。歷。度。垂。垂。厥。理。亦。正。難。測。思。極。愈。不。能。寐。迴。思。己。之。事。業。尤。極。無。謂。瓶。片。之。貽。乃。自。五。百。年。前。不。期。竟。得。其。端。兆。且。此。女。王。果。何。人。者。權。力。乃。能。筦。此。族。之。百。姓。在。文。化。銷。滅。之。時。代。而。又。生。長。火。中。此。又。何。術。詎。別。有。妙。巧。能。保。衛。此。血。肉。之。垣。墉。經。火。而。不。成。焦。爛。並。能。流。傳。至。遠。較。壙。質。爲。尤。堅。果。有。其。事。或。未。經。吾。耳。目。所。見。聞。亦。未。可。料。威。英。西。言。人。之。生。命。固。不。能。續。續。而。長。引。世。有。其。事。亦。不。云。劣。惟。世。界。中。又。苦。人。滿。矣。將。奈。何。脫。但。一。人。長。生。則。似。世。界。又。宜。歸。其。筦。領。舉。一。切。財。產。權。力。當。屬。彼。一。人。之。身。尤。能。區。別。日。月。成。就。各。種。之。學。問。茲。事。果。確。則。女。王。亦。決。生。但。吾。未。必。傾。信。卽。有。其。事。女。王。果。有。是。能。何。爲。尙。隱。伏。此。食。人。野。蠻。之。國。土。今。勿。論。有。無。其。事。事。乃。大。奇。其。尤。奇。者。年。月。厯。厯。可。考。均。書。瓶。片。之。中。吾。四。十。年。悲。樂。之。事。不。知。造。經。幾。許。今。日。忽。又。遇。此。荒。渺。無。稽。之。事。則。吾。生。

又未嘗不爲奇遇。顛倒追維。思力已倦。遂息。及醒。則天已遲明。輿夫衛兵。蠕蠕動於草際。霧中厥狀如鬼。將首塗。余起而欠伸。受寒而顛。則迴視利武。利武已坐以手支頤。色慘而神定。余曰。利武如何。利武答曰。似將死矣。腦中之痛如剖。寒氣中人。顛不可忍。爲狀殊劇。余知利武寒熱發也。則起呼佐北。取金雞納霜令服。俸所儲尙夥。悉藏佐北囊中。然佐北亦病。言脊梁麻木不能自支。余則悉力爲之。每人分予十釐之金雞納霜。予亦少服以避疫。二人服後。往就老人言二人病狀。將何術扶攜上道。老人卽隨余來視利武及佐北。老人呼佐北爲豕。以佐北肥碩象豕耳。老人曰。豕寒熱發耶。然利武雖病。年力尙壯。可以無妨。若大豕者。寒熱固小。然必起自脊梁。其毒中諸膏脂。爲勢至重。余曰。然則二人能同行耶。老人曰。然。留此決無生法。蓋竹輿之臥較地。臥爲良。果命運嘉者。今夕可以度此淺澤。則彼間空氣較此爲佳。今衆可扶攜二病人登輿。趣行趣行。與其噲受曉來瘴霧。爲事非佳。晨餐可於道中進之。前三句鐘均無恙。已而逢禍矣。同行之老友俾拉藜。幾陷深淵。時所行處。輿夫泥幾及腰。蓋

荷重行諸深泥。爲險已極。卽旁有二人扶挾。亦不足恃。時同行者迷失道。聞前行者大呼。水聲拍拍然。衆皆停趾。余下輿視狀。則二十碼之前有深穴。老人之輿已浮水面。乃不見老人。其所以致陷之故。則輿夫踐蛇。蛇反噬其腓。輿夫側身衛其足。竹輿遂翻入水。三輿夫爲此傷腓者所引。則輿身已脫其肩。余至時。既不見老人。且不見此傷腓之輿夫。蓋已沒水中弗出。顧輿浮而動。老人之衣爲輿所引。幸未抵於淵。衆皆大呼曰。吾父尙生。然皆不伸手而援。立水邊互視。余操英語斥之。自直抵於深澤。近老人身次。力引而上。老人周身皆泥。大類酒神。巴察司衣。綠葉爲衣也。老人智甚。不極力引余臂。但徐徐隨余行。泥之腥膩。乃無倫比。讀吾書者。應知老人此時之作何狀。綠泥滿身。白鬚結爲長辮。如中國人以油漬其髮。爲辮者。而身尙健勇。旣定則大斥曰。羣狗乃納我於泥中。聽吾死耶。茲非吾子大猴救我。我決死泥中矣。汝輩之恩。我決憶之。此時周身淋浪。怒目四矚。衆皆慄然無言。老人謂余曰。吾子可力引吾臂。爾我之交。良摯。生死共之。以汝之衛我。甚力。或一日。吾力亦能救汝也。於是余助

老人洗滌並起。其輿衆復上道。而傷腓者之死。衆亦弗憐。

第十一章

斜陽未落之前。一句鐘。余心乃大悅。時已舍淺澤。而上高原履平地矣。衆卽小屯於此止宿。余首至觀利武病狀。病乃逾劇。形益沮喪。且嘔。至於遲明弗止。余竟夜未息。則助安司德尼調理利武。此女之溫柔靜謐。供利武佐北奔走。且抑搔利武。余大感動。力疾助之。時既溫和。亦不苦蚊。時去水澤未遠。而氣候已不侔。下視水澤。霧氣濛濛。如以白衣周覆。一城郭狀。余自慶。乃出澤國。至於遲明。利武自言似腦球已劈。爲兩矣。余淒然心痛。防其不起。余夙聞寒熱之病。終無善局。方余疑駭之間。老人戾止。曰。衆宜趣行。老人謂利武非得安靜之所。調息之。則此十二點鐘之外。決死無救。余無言。但能如令。遂扶利武納之輿中行。安司德尼徒行爲之驅蠅。且防熱重發。狂仆之輿。下行可半句鐘。太陽未出。已造高原之上。眼界空闊。迎面已見一村鎮。青草如氈。綠葉扶疏。花光明媚。去余所立處。可十八咪。有山突出平原。遂盡於此。山跌中多。

青。草。山。跌。去。平。原。已。五。百。尺。其。上。尤。有。方。石。如。牆。度。之。近。一。千。五。百。尺。其。山。舊。爲。火。山。作。圓。形。余。但。見。山。之。一。角。乃。不。審。其。周。遭。爲。幾。許。後。此。聞。山。之。面。積。不。能。逾。五。十。方。里。似。天。然。之。城。堡。乃。爲。余。生。平。所。未。見。境。旣。清。寂。巍。然。欲。上。親。於。天。周。身。皆。雲。被。之。若。衣。山。之。左。右。雲。氣。氤。起。如。羊。毛。余。坐。輿。中。看。山。老。人。似。覺。則。令。輿。夫。與。余。駢。行。言。曰。此。爲。女。王。之。家。矣。汝。讀。書。多。曾。有。見。古。今。女。王。有。如。是。之。據。形。勝。者。耶。余。曰。王。居。壯。矣。吾。輩。何。由。能。入。且。此。山。之。高。胡。以。能。跨。而。過。老。人。曰。大。猴。汝。少。須。之。今。且。先。觀。山。下。之。路。汝。亦。聰。明。人。知。此。爲。何。物。余。下。瞰。有。路。其。上。鋪。以。細。草。左。右。夾。以。陂。陀。余。不。測。老。人。言。中。之。意。但。覺。此。路。甚。奇。特。卽。曰。吾。父。此。卽。吾。輩。所。行。道。耶。果。非。路。者。則。小。溪。爲。人。力。所。鑿。耳。老。人。如。有。所。思。但。點。首。言。曰。汝。言。良。然。此。爲。小。河。前。此。之。決。此。道。卽。爲。前。人。用。爲。洩。水。之。方。蓋。萬。山。合。沓。中。本。爲。大。湖。古。人。乃。劃。成。此。道。令。水。泄。出。無。餘。其。先。決。小。河。後。乃。拓。其。窪。地。受。水。想。吾。所。經。之。水。澤。或。卽。湖。水。下。匯。之。處。大。湖。旣。乾。可。以。居。人。遂。有。古。族。之。人。卽。湖。心。爲。城。郭。今。古。城。已。毀。城。名。卽。科。爾。也。湖。心。

既爲平原。人復鑿石爲洞以居。余曰。前迹或爾。後此山泉湧發。則平地不仍爲澤國乎。老人曰。古人絕智。則另闢水道以泄山泉。導水右行。爾試觀四咪以外。有小溪蜿蜒下通者。是也。其始必出山下。吾所注道而居。人便此道。故另以他道導水。余曰。然則入山無路。但有此途耳。老人曰。有之。其道絕狹。出於祕密。居人乃不辨。凡牲畜肥時。始驅之入。余曰。女王長駐彼間乎。王曾否出諸山外。老人曰。無之。王終不出。余二人輿上。且談且行。已至平原之上。余觀道中花木。乃至爽人心目。樹高插天。其大如椽。且多棕桐。高可百尺。鳳尾之草。長亦隱人林間。多蜜蜂及蛺蝶。樹多懸藤。樹間多野兔。犀牛之屬。間以斑鹿。駝鳥。見人風馳而去。余不之省。輿中挾手槍。見一鹿。方以身泥樹。輿中自念。吾槍必莫及。則下輿與鹿相距可八十碼。鹿迴首視余。且逝。余舉槍觀鹿背。而發。鹿躍起立殞於地。輿人大駭。耳語爲怪。以野人中安得有槍。時衛卒徑前取鹿。余則上輿行。衆爭割鹿取肉。余不之顧。老人行近余前曰。大猴。此乃大奇。汝貌雖醜。其能可尙。汝乃大有力。能死此鹿。汝前不言教我。以是法乎。余抗言曰。必

教無吝。此莪莪者耳。遂一一示以縱槍之技。於是復前行。天且垂暮。及於舊火山之下。至於石牆之高峻。余筆亦不能形容。但覺身入清嚴之地。不期而慄。輿人一一昇登高陔。夕陽未落。天朗氣清。已而陽光漸縮。衆遂行石洞之中。且行且深。乃不知人工所極。與其年數。當時初無炸藥。乃不知其所以然。斯則是間之奇蹟。思必科爾族人。合傾國之力。成之。今其人已盡。渺乃有類埃及之金字塔。聞此間鑿洞。實合數千萬。囚人之力。成之。不知歷幾世紀。今其人又安在者。已而輿穿石洞上危巖。下視尙有一洞。其狀大類十九世紀工程師所鑿火車之洞。洞口流泉涓涓。然竹輿卽沿溪行。余書初言有溪下泄者是也。溪半出天然。半歸人力。然終以人力歸於天然。余旣及洞口。皆止而不前。各燃紙燈。老人卽下輿言曰。奉女王之命。蒙我輩之目。勿令此中機密之路。爲凡夫所覺。余不能不允。時佐北已愈。殊怏怏不欲蔽其目。余思佐北之意。復患更烹。則仔細婉導之。使勿慄。慄。時利武在輿已穩睡。則不加蒙翳。余輩則翳以黃色之麻布。此布爲阿嗎哈葛用以裁衣者。其來恆自古墳之中。余初以爲土

著所織也。布自目縛及腦。後結其端於領下。安司德尼則亦蒙其目。似防以祕事告余。衆目既蒙。遂入洞。但聞輿夫足音與細泉淙淙之聲。心度入洞深矣。然久在難中。卽亦無畏。則靜數輿夫足音。忽聞輿夫作歌。其歌似余初受縛時所聞。音吐既怪。筆墨亦不能形容。漸行空氣漸寡。但有土氣。喉爲之梗。微覺輿行數轉。不窮泉聲。立止。空氣亦佳。然猶轉轉不已。余目既翳。則髣髴如入夢中。思隱憶其轉折處。顧終模糊不可辨。更行可半句鐘。似至空曠處矣。余自麻布中微微見天光。且覺有空氣撲面而來。可數分鐘。輿止矣。老人發令。令安司德尼去。且令爲諸人去之。然余已自解其縛。流目四盼。似吾輩已穿過石牆之外。迴望高巖已在背後。亦不覺高。但覺高類平原也。一身已在石穴之中。山勢嶙峋如園亭中。巖石而成。牛羊之屬亦各有位置。穴中或小阜隆起。多生纖草。中有古城一區。久已殘毀。余方欲更矚。而土人已齧集。余側穴中人與外人無異。但言語少別。忽見有衛兵合隊。一將弁領之。人執象牙之棒。轉出巖隈。如蟻之出穴。兵及將弁咸衣豹皮。余決爲女王之羽林將領。行近俾拉。

藜前。以象牙棒橫之額上爲禮。俾拉藜亦作簡語報之。羽林遂向巖隈而去。余隊亦尾其後。至一洞門。門高可六十尺。廣可八十尺。老人下輿呼余及佐北隨之。利武方病臥不能行。余則從老人入洞。洞門甚高。日光射入。日所不至者。有燈遠然。其道甚修。燈光隱約。似倫敦之煤氣燈。壁上多雕刻爲男女愛情狀。或作行獵及行刑狀。又次則作烹人之慘狀。余始恍然國俗之流傳。蓋本此也。圖中無大戰。但有較武。乃知此中初無仇敵來攻。或地偏而人不至。耶。或人強而不敢犯耶。圖中有書。既非埃及希臘及斐伯來阿西利亞。乃微肖於中國。洞口書畫。漫漶殆盡。惟入洞則逾新。有一二處似刊刻自昨日者。衛余之兵至此止。作兩行。讓余肩輿行。入時有白衣人迎迓。爲禮甚恭。不作一語。後此乃知其人聾且啞也。余直入至二十尺以外。始轉見小洞。洞中尙通二穴。穴次有二衛卒嚴守。余隱度或爲女王之宮。右次之穴則不之守。啞侍者指此不守之穴請入。余下行。可數碼之遠。燈光燦然。草簾下垂。尤有一人引余入。室亦鑿石而成。光自巖端而下。是中大有空氣。陳以石牀。積水數盆。以備澡浴。榻

上加豹皮甚厚。余輩背利武入室。利武尙濃睡。安司。德尼。則留侍其旁。啞侍者。張目視此女。似怪其入。顧乃不能語。復引客入別室。佐北遂留。左右復見二石室。一居余。一居俾拉藜也。

第十二章

余及佐北第一節卽顧視利武。次則澡而易衣。以余衣自破舟後均未易。余書曾言。隨身行篋。悉在刺鯨之舟。故幸獲全。鯨船旣入澤。行篋亦未損失。至於僞珠小刀之屬。備以饋人者。則盡失無遺。余所挾之衣。均荷蘭絨所製。厚而且溫。在石洞中爲宜。半臂汗衫及二袴。稱之。僅二磅以外。蓋挈物事於熱帶中。多則不勝。惟絨衣最佳。旣足以禦日光。又足以祛寒氣。用此着之。蠻荒中爲尤宜。余此次澡身易衣。其爽利於吾身者。乃永永不能遺忘。所微憾者。胰皂已罄。於去垢之法。尙未周備。尋值得阿嗎哈葛人種。乃亦好潔。取已毀之土用代胰皂亦佳。余始用之。頗格格。旣而純熟。乃與皂無復甚異。余旣浴而易衣。且刷其髮。雍其髻。較之未櫛沐之前。爲狀大異。宜乎老

人之呼我爲大猴也。余此時覺饑矣。顧未語人。忽見簾開。有啞女人示余以狀。以指近吻。余立悟。隨之出別室。既入。見佐北方瑟縮。疑引此受烹。此女之來。亦如野蠻之詐。卽呼余曰。先生此等人。懷詐勢將烹我。非禮我也。余視此室。寬綽倍於吾之臥室。見石案陳於壁下。隱隱皆作人形。似此室爲灌尸使不腐朽之室。石案寬可三尺。高可六尺。亦鑿石而成。案上有槽。以備納尸於其中受灌。案前有小石榻供人坐。室無空氣。乃鑿壁引之。其上亦隱隱作微光。余瞭此石案。大小各殊。知此室決非食堂。直灌尸之所。以案上人槽及石枕。固已了了動目。自童孺及於成人。每槽有次。且有竅。竅以洩尸液。牆上鐫刻如新。皆作灌尸之模範。及尸形。尸中有長鬣者。僵臥多人。昇入一處爲狀。非王者必大臣矣。第一圖爲長鬣尸象。如臥小亭之中。亭簷咸加以纏總中。似有文字。其旁列子姓十餘人。作哭泣狀。髮皆紛披。其背第二圖卽灌尸矣。陳尸槽上。與壁下所列者同。三人灌之。一人指揮其人。似以銅管納尸胸。其上有利刃。似啟胸入其香料之屬。餘一人以物納銅管中。其立絕高。物似流質。此二人皆以手。

掩鼻或尸腐臭耶。或藥臭熏人。則不可知。此三人方灌尸。則咸以麻加其面。但漏二目。至第三圖。則此長鬣出殯矣。尸僵臥似衣麻衣。睡於石牀之上。自頂及踵。然二燈尸旁。列數瓶。其製絕工。余疑瓶中蓋蓄死者之食。送者無數。亦有奏樂者。樂器不可名。間有張七絃者。尸下立一人。張巨罽。將罽其尸。圖之刻縷。至工麗。余筆乃不能達。而告之讀者。既詳尸形。復備喪禮。栩栩皆如生人。余思此等古物。恨不歸康布利學堂中。與好古之人談。此遺俗正恐余之所言。必不見信於彼輩。設以考校古史。以實吾言。勢將謂余爲杜撰。此時余攬古鏡。遂踞坐而食。食亦皆牛肉及山羊肉。鮮牛乳及肉臠。盛以木盤。食既歸。視利武。老人曰。吾在此正守候女王號令耳。余視利武病勢復劇。作狂囁不止。余入時。見安司德尼力。按利武不令動。余呼利武。利武似覺而少定。余仍以金雞納霜使服之。坐可一句鐘。天已垂暮。利武面作黃色。裹以厚氈。忽見老人匆匆入室。言曰。女王召君矣。此至顯榮事。恆人不多得也。余澹泊應之。老人則大愕。以爲反常。實則余心亦思見此黑種之女王。果爲何態。無憚其尊顯。一則亦

以利武垂危。欲面女王卜其凶吉。不期徐徐而起。隨老人行。未數武。忽拾得一物。此物何名。想讀吾書者必能憶之。此在瓶片中有小印。作鵝形。書曰太陽之子。印乃甚小。利武則鑲之。金戒指中用爲圖書。想其背入時遺落於此。余思不藏且患亡失。則加之小指之中。留佐北及安司德尼侍利武。遂出石室。屢轉甬道。卽前此所見之洞門。二衛士立如石象。余至時始鞠躬爲禮。橫矛於頂上。而軍官亦以象牙之棒爲禮。如衛士。余入時。屢下階級。燈光照耀如晝。行次遇四人皆啞。凡二男二女。女前男後。導引而前。遂歷數門。皆蘆簾跪地。後乃知此間均侍女所居。又數武。復見一石室。似爲道之盡處。復遇二人衣黃白之衣。亦羽林衛士。掀巨簾而入。爲一廣殿。長可四丈。中有黃髮女侍十人。亦有妙年而俏麗者。坐於重茵之上。執象牙之針。如有所紉。似刺繡者。女侍亦聾而啞。殿側有扉。似有複室。繡簾如東方所製。較諸入時所見者。大異。簾外二啞女絕美。以首垂胸。意態至溫馴。啞女則爲余啓簾。余見俾拉藜已跪。加肘於地。髻亦掃地。膝行而入。老人微語曰。大猴。吾兒。汝亦俯伏。而膝行。此女王殿也。

苟不敬者。王將大怒。余聞言亦震。不期而欲跽。既而自思。吾爲英人。自由者也。胡爲獸行而跪。此野蠻之婦。遂決計不跽。況非生命之所繫。屬果此次獸行。則後此亦非獸行。不可然。則吾不期自淪於卑賤。且吾國權與叩首反背。吾亦不能不率吾國俗而行。則仍縱步而前。已而復至一室。較之初進之石室爲狹。其中多簾幙繡麗如前。心疑宮女所織者。卽爲是物室中。列榻爲烏木所製。鑲以象牙。地上皆氈毯。壁上有凹處如龕。亦垂以幙。幙中似有光。力餘皆無物。老人此時徐徐匍匐。余隨之亦不能疾。余觀老人之獸行。幾如蛇之。以腹就地。余少行。輒止。老人亦數步而一息。大類劇場所演。蘇格蘭女王馬利亞臨刑時狀。然俾拉藜之膝行。較諸少年爲尤艱。余隨之不能自耐。幾欲以足蹴之。此禮大屬野蠻厥狀。如阿爾蘭人之逐豕。幾欲失聲而笑。則力遏其笑。大宣其鼻息以止笑。老人聞聲回首。怒視曰。傷哉。大猴死矣。已而近簾次。老人以胸帖地。余愕然不知所爲。未移時。似簾下有人窺我。乃不辨其爲男女。心頗瑟縮。然亦不解其所以然。實則地爲妖異所居。雖繡簾明燈。無能止我恐怖。乃不

增華而增悄。此時老人伏地如尸。而簾隙中香氣。鬱勃而出。滿室皆馨。簾亦弗動。余心幾若沈迷。毛髮皆聳。汗溢如珠。少須。簾動。余自問。簾中果爲何人。詎赤身之野蠻女王。在是耶。女王詎消瘦類。東方美人耶。或爲十九世紀中鮮妍之女郎。在午茗後。作晚妝對客耶。余百思不能得。女王之眞際。已而簾動。出玉手如霜雪。指尖白而指甲紅。攀簾而出。作嬌柔之聲。如金玉。又如空山細泉之聲。作亞刺伯語。呼曰。新客。其聲類亞刺伯中上流人語。語後復呼曰。新客。汝何恐之深。余此時果恐極。則矯爲鎮定之容。女王旣發問。余尙未答。而簾已大敞。忽見一修長之形。卓立吾前。王方以白紗周裹其身。至於面目亦戚戚。不了了。余初見直如塚中之尸。顧余眼力所及。已備見女王之血絡。余思王之爲此。殆有奇術。用以駭人。余此時直如遇鬼。毛髮皆豎。如有物蠕蠕以附吾身。又如陡見怪物爲生平所不願見者。雖然立者雖如尸。而體貌則至可愛。筋骸支體寸寸皆美。柔豔奪目。至於無可比擬。凡手足微動。則全身皆動。不能俯仰。又問曰。新客何恐之深。此時較仙樂爲尤美。予不期色授魂與。無能自持。

王又曰。如我之身。乃足以震恐一男子。然則。今時之人。較前此。爲異。王語已。遂爲媚態。自伸其臂。見黑髮四披。黑乃如漆。散被白紗之外。直委之地。及王木屐。次。余曰。臣之所震者。震王之美貌。爲人生所不經見者也。余語時。老人伏地。言曰。大猴。乃善爲贊美之詞。王曰。吾知世之男子。乃能用僞言。以愚女子。語已。大笑。厥聲如銀鐘。自遠而聞。王曰。新客之所恐者。恐吾之目力。直射爾心。所以戚戚。至是。然而吾仍婦人許爾。作僞語。語僞亦衷於禮。今我試問爾。何爲入我穴居。此族爲澤國。特死人之藪。汝何圖而來。且汝何自輕其命。至此荒寒之地。爲朕所管領者。此筦領之人。卽爲女王。爲世所推尊者。矧朕所言。汝亦何由悉之。言爲古族所操。是西利亞之遺音。此等語。尙留之世界之上耶。汝來知我穴居。與尸身相處。人世之事。一不之知。且不求知。嗟夫。新客。吾命之能生。猶古物之足令人紀念者。紀念無已時。吾生亦無盡時。人已視我爲塚中之物。王言至此。聲顫而嘶。言曰。質言之。此皆人世薄倖之夫。遺留之殘孽。語後。以目視俾拉藜。色乃少定。言曰。老人亦在是耶。汝今告我。爾族人何事致闕。

或吾客戾止。致爾族凌競。我知尙有一人。爲爾禽獸之子孫。烹食之矣。設非客善鬪。則肉亦俎上物耳。卽我蓄道術。亦不能取其已殘之軀而活之。老人汝族人之爲此。究何用意。汝今尙何言。以語我。朕不嘗言報仇者。用此法耶。王且言且怒。石壁爲震。余自白紗之中。見女王二目耿耿作光。此時老人震恐失次。戰不可止。呼曰。女王首低。至地不敢舉。且曰。王神力彌天。幸乞垂憫。王但有言。臣匪不從。且烹客之奴。非臣之過。實不肖之子弟爲之。此時禍始者。爲一婦人。有客曰。大豬爲人所輕。遂沿古俗。食新客。並大猴及病獅。咸嚼之。其嗜大豬者。以王令曾未及此。黑種大豬不可食者。此大猴及獅。見人烹大豬。則起而擊死。此婦與婦人之侍者。拔出大豬噫。此不肖子弟。直爲謬種之流傳。乃不可教訓。至此此等嗜血若狂。見大獅大猴及豬。饑涎下流。顧大獅及猴。戰鬪甚力。格殺多人。能自支其命。臣適於危難之時。至而救之。已將爲惡之人。縛置於科爾。待大王處決。王曰。老人。朕知之矣。明日御殿。將施以公道。汝勿慄慄。至爾者。已在赦令之中。汝不自努力保其家族。乃縱子弟殺人耶。汝今出矣。老

人叩頭。爲意至得。白髻掃地。仍獸行。出留余於女王室中。余乃大震。然仍爲豔色所迷。留戀不能去。

第十三章

王曰。此白髻。愚叟出矣。嗟夫。生人之得知識。難哉。彼年長積其智力。乃同巖滴。然受之輒漏。而不留果。使能蓄而不漏。又何至歷代咸育。愚人。汝不覘其慙狀。令人欲笑。耶。朕今問爾。彼呼爾爲何物。余曰。稱臣爲大猴。女王大笑曰。此果爲野蠻之稱。彼腦中不能有別思。所有者。但在諸庶物之中。今問新客。在國中。人呼爾爲何名。余啟曰。敵邑之人。稱臣爲何利。王亦稱余爲何利。旣而曰。何利二字。何所取義。余曰。多刺之樹耳。王曰。汝鬚髯如棘。健而多力。且醜。設吾覘人。能精者。汝心良忠。直足恃如人之倚杖焉。且有智力。能思何利。汝且入吾室。與我同坐。吾殊不欲令爾膝行如奴輩狀。卽朕亦厭倦彼奴之畏懼。朕每見其尊崇。幾欲盡舉而殲之。其不殺者。甚欲其易爲白種。不止白。其外亦正欲白。其心語後。以素手掀簾。引余入室。余悚然而入。余心亦

不期其胡以畏懼如是。簾中深可十二尺。廣可十尺。中陳一短榻。陳一長案。生果陳。儲清水一盆。光可鑒人。案側復有水一石甯。亦清冽動人。燈光燦然。皆積油瓶中。瓶之奇麗。人世無匹。室中空氣。皆作芳馥。似出其髮際。及其衣袂之上。余神思已憊。王指短榻。命坐。言曰。汝無因胡慄慄。至是果可驚者。吾力詎不足以殺汝。不殺則不足驚矣。余聞言。依榻而坐。乃近甯水。王則坐榻之西頭。問余曰。汝何爲能操亞刺伯語。亞刺伯朕之國度。且爲古族之亞刺伯。亦稱曰耶刺伯。卽加登之雲祢。朕生於阿沙古城巨鎮之中。城屬耶蒙中之安樂國。今爾所操之音。乃與我當日所言。微有不同。吾當日之音。乃出金石。爾言尙不及烹米野也。且字音亦異。卽近日之阿嗎哈葛。雖習其言。亦雜以土音。均非古時亞刺伯之言。朕已長此方。亦但操此種語言。他無術矣。余曰。臣習此已久。此等語埃及中有之。王曰。埃及至今尙未滅耶。誰爲佛羅者。是否仍波斯阿察斯之後。阿清米迷亞之族。燿乎此族較之阿察斯爲先。余曰。波斯之去埃及已二千年。自羅馬波利迷入時。波斯之族已立。遜尼爾河邊新國之萌芽。

者。至。夥。盛。衰。倏。然。且。王。何。由。知。波。斯。先。代。之。事。王。微。晒。不。答。久。乃。曰。希。臘。之。古。國。存。乎。吾。心。至。愛。希。臘。當。其。盛。時。乃。燦。如。陽。光。國。人。皆。慧。敏。多。智。惟。殘。忍。且。輕。佻。耳。余。曰。希。臘。尚。餘。殘。喘。已。不。如。前。之。盛。其。狀。乃。大。類。淩。夷。自。毀。其。家。聲。若。故。作。劣。狀。以。玷。辱。之。者。女。王。曰。然。耶。斐。伯。來。人。如。何。仍。國。於。雅。露。撒。冷。耶。時。有。甚。智。之。王。手。蓋。一。巨。廟。尚。存。否。果。此。廟。存。者。其。崇。奉。之。神。又。爲。何。神。此。時。米。遂。亞。來。乎。然。米。遂。亞。未。來。之。先。影。響。已。徧。天。下。及。其。來。時。曾。以。大。力。司。此。世。界。否。余。曰。猶。太。人。已。消。亡。垂。盡。遺。民。則。散。處。四。裔。雅。露。撒。冷。終。非。斐。伯。來。矣。至。斐。律。王。所。蓋。廟。句。王。曰。何。名。斐。律。我。乃。弗。知。今。汝。且。言。之。余。曰。廟。爲。羅。馬。所。燬。羅。馬。之。鷹。已。撲。此。衰。殘。之。裔。胄。今。猶。太。成。爲。沙。漠。矣。王。曰。噫。竟。至。是。耶。然。則。羅。馬。爲。巨。族。之。人。乘。佳。運。至。底。國。徽。爲。鷹。其。人。亦。如。鷹。之。善。撲。矣。顧。其。終。亦。蕭。然。無。聞。余。操。臘。丁。語。答。之。曰。彼。掃。除。天。下。令。清。寂。如。沙。漠。自。以。爲。承。平。不。足。羨。也。王。曰。噫。汝。乃。能。作。臘。丁。語。惟。其。聲。亦。異。乎。吾。前。之。所。聞。然。尚。無。甚。參。差。彼。留。貽。此。文。字。者。又。屬。何。人。顧。吾。乃。不。盡。了。了。於。此。學。由。此。觀。之。吾。今。日。乃。遇。

一淹博之人。世界中學問。汝感一一閱歷。且汝亦能作希臘語乎。余曰。能。尤能作斐伯來語。但恨不工。此等文字。世界中咸謂之死文字。王聞言大悅。自撲其手。言曰。汝醜。樹着花。乃得善果。何種聽之語。及猶太朕甚恨之。彼乃斥我爲異教。以吾當時語之。以哲學。彼乃怫然我問。汝米遂亞蘇那至否。余鞠躬答曰。至矣。其出世也。至貧苦而卑賤。衆乃不承其爲米遂亞。釘死於十字架之上。然是賢之言行。仍炳若日星。蓋是賢爲上帝子所司者。半世界之事。王曰。世人之殘忍。乃很如狼。此輩宗多神教。貪酷無倫。足以廢亂世界。吾今日閉目思之。尙髮鬚見彼黑面之人。米遂亞何辜而致之橫死。其事足信乎。然以理卜之。果可信也。彼爲上天至神之子。何必以至理被之。愚蒙須知。不挾威權。則教力亦必不行。徒以空言動衆。衆何能動。彼輩稱天帝曰耶和華。尤有崇奉巴爾及阿司拖勒種種外道。不一而足。苟能令之致富。無不五體投地。其釘死米遂亞者。必以出身微賤。故敢爾爾。上天示罰。已令之流離失所於天地之間。果吾記性非劣者。先知有言。此輩收局正宜如是。惟言及此事。朕心幾爲之碎。

但一觸猶太之人。幾使我視天下人皆劣。彼乃驅我於是間。此間立國。在彼有國之先。是古族人也。當日吾行教於雅露撒冷時。彼輩以石擲我。卽在彼大廟之外。彼教之老人長鬣而行惡。鼓舞百姓以石擲我。因自褫其紗示余曰。爾觀之。此癍痕尙存。余視女。王肢體如玉。乃有硃砂之癍。不期大震。卽曰。王幸。恕我。此事在二千年以前。米遂亞釘十字架於格格沙時。王在米遂亞之前。何由傳哲學於猶太王。又爲女子。非天神。旣爲女子。胡以二千年尙生存。如人王豈非愚我。王聞言以背就壁。以目矚余。似忖度吾心。久乃呼曰。男子。世上固有機密之事。汝不之知。汝所知者寡耳。汝謂世間之物皆死乎。然則亦如猶太人之用心矣。實告汝。天之所造。永無死時。世亦無物稱爲死者。但稱爲變。汝觀牆上之圖。在六千年前。有巨族人。刻此圖。此族人均以疫死。實皆未死。仍生。而其神於此時尙與吾接。語後四顧言曰。吾閉目時。幾如見其人。但在此世界中。爭指之爲死。死特一片晌之間。輪迴而復生。旣生復死。轉轉無窮。不足異也。朕之名曰阿爾莎。其生也。待吾所愛之人更生爲人。因逗遛於此。待

其來訪。此更生之人。亦特能於是間見我。但未知汝何由信我之有權力。卽吾之形貌。亦不過同希臘之美人。斐冷而已。但智力略偉。過於所羅門。尤知世上有機密之理。及地球中所產之物。神思一動。取攜無忌。尤能辨析死之非死。但名爲變。汝今試思吾何爲居此禽獸之鄉。余曰。智力短劣。不知王之高深。王曰。吾之不死。蓋別有待。或吾命蹇。不復如願。實則苑枯之事。人亦不能了。故吾恆欲就死。以魂魄就其人。然究不能死。或卽死矣。近其人矣。其間忽生大梗。不能偶合。亦正未可知。惟其慮此。故中心憂鬱。不可甯。況魂魄冥冥。在宇宙中。不值一芥。而又何從覓我。情人第久待。必有一日之逢。或更待五千年者。卽亦非吾所屑。須知五千年之過。亦等諸曉雲之變滅。又安知近在明日。吾所愛之人。忽生於人間。以世人冒險。至而求我。並於此地。曾親吾頰者。一時見我心膽。都醉。雖前此與吾有隙。今亦不能不醉。吾美而前。因後果。皆屬模糊。但有愛我愛我者。安知非愛吾美。余聞言。不知所對。以王言太屬渺茫。余之腦力。無從鑿劑其真僞。沈吟旣久。卽曰。人生果有輪迴事耶。而王胡以能長。

生不類吾人。王聞言亦愕然。余曰：王今終不死。王曰：或亦僥倖使然。實則由於學問。吾倖得祕術。既有人之生命。卽能使吾生命永延。譬如加以十千年。二十千年。或五十年。於吾命亦不見爲異。汝不觀雨冷風扇而山上之石胡。乃不能少耗。吾居洞二千餘年。景物未有少變。但生物及人變。須知人卽人物。故變態至迅。汝惟不知。故震能知者何震之有。生命固至奇。卽增修其年。而亦何奇。天之司命固有其神。神亦如人。謂人能得司命之神。則其壽實與神同。永惟神亦有時而死。試觀之。月不已死。耶。死亦非死。特名爲變。吾今亦不更言元妙之理。但作邇言。且卽爾身言之。汝獨不怪駭。我能預知汝之至。是耶。我力尤能使爾不至於烹滅。余徵對曰：然。王卽起而面水。以手入諸水中。余亦起而觀之。水色立黑。徐復成清。見水中現小艇。卽余來時之小艇。利武方臥艇中。以衣被身。而避蚊。面目無覩。余與佐北及穆罕默方引纜於岸上。余大驚而呼曰：此爲巫術。王曰：非也。此理汝特未知。天下安有巫術。特別有學問。足以洩造化之祕。此水卽吾鏡。卽鏡中能閱時光景物。凡欲前知。咸就。是中覓取過。

去。現。在。咸。瞭。如。指。掌。國。中。有。事。亦。必。知。之。至。汝。所。已。知。者。試。之。其。中。亦。可。辨。認。汝。思。何。人。人。既。現。形。心。之。所。思。狀。亦。立。見。但。吾。學。淺。尙。未。能。前。知。其。久。遠。耳。此。學。亦。傳。自。古。人。非。吾。所。創。此。等。學。問。在。亞。刺。伯。及。埃。及。數。百。年。前。已。有。之。矣。吾。一。日。思。及。古。河。此。河。吾。在。二。千。年。前。曾。蕩。舟。其。中。思。一。見。之。既。臨。水。遂。見。小。艇。有。三。人。行。於。岸。其。一。不。之。見。知。爲。貴。族。之。少。年。方。睡。於。船。上。吾。乃。發。令。拯。爾。而。來。今。茲。語。止。矣。汝。可。以。出。惟。所。謂。少。年。者。此。老。人。謂。之。爲。獅。吾。將。一。面。其。人。如。爾。所。言。固。病。寒。熱。且。與。人。格。鬪。時。被。創。然。耶。余。曰。然。王。能。以。藥。力。少。蘇。之。否。王。曰。可。惟。爾。發。言。胡。由。愁。慘。如。是。汝。亦。愛。此。少。年。乎。此。子。曾。否。爲。爾。之。子。余。曰。是。爲。寄。生。之。子。今。王。許。否。引。見。其。人。王。曰。緩。之。惟。此。少。年。病。幾。日。矣。余。曰。沈。頓。已。三。日。王。曰。更。臥。一。日。當。自。祛。其。病。魔。果。寒。熱。自。祛。者。較。我。治。之。爲。良。以。我。之。藥。力。猛。彼。荏。弱。者。將。不。能。堪。今。當。俟。明。日。夜。間。寒。熱。再。發。不。已。者。吾。當。自。臨。治。之。今。但。問。看。護。者。爲。何。人。余。曰。有。所。謂。大。豬。者。爲。白。種。之。奴。尙。有。一。女。爲。土。著。名。曰。安。司。德。尼。美。人。也。第。一。次。見。此。少。年。卽。與。親。吻。自。是。以。後。與。

同。臥。起。吾。聞。此。爲。王。之。國。俗。不。審。確。否。王。曰。汝。勿。言。爲。吾。之。百。姓。是。皆。吾。之。隸。圉。非。萌。庶。也。其。人。如。狗。惟。吾。所。嗾。待。吾。情。人。至。後。其。事。始。已。汝。所。云。俗。爲。彼。之。俗。與。我。奚。涉。汝。且。勿。稱。我。爲。王。但。曰。阿。爾。莎。可。爾。此。聲。吾。樂。聞。之。與。吾。耳。甚。習。也。且。所。謂。安。司。德。尼。者。果。爲。何。人。是。人。吾。曾。預。告。之。不。宜。與。我。爲。難。得。母。汝。所。言。者。卽。爲。其。人。須。之。須。之。此。女。敢。與。我。抗。耶。今。當。詳。審。其。事。言。已。復。至。水。甯。之。次。以。手。入。水。揚。之。微。語。曰。汝。試。觀。近。病。榻。者。卽。此。女。乎。余。臨。觀。水。光。如。鏡。水。中。見。安。司。德。尼。雖。黑。面。乃。甚。美。女。王。則。鞠。躬。觀。此。女。髮。皆。下。垂。注。目。不。已。作。柔。婉。之。聲。曰。卽。其。人。乎。余。曰。然。彼。方。侍。利。武。病。臥。阿。爾。莎。愕。然。曰。何。名。利。武。此。爲。臘。丁。之。言。曰。賴。安。獅。也。當。日。老。人。之。呼。彼。爲。大。獅。當。矣。此。事。乃。至。奇。此。病。人。乃。至。肖。吾。意。中。之。人。世。間。豈。有。其。事。決。非。決。非。此。時。阿。爾。莎。不。欲。更。視。以。手。揚。其。水。水。色。頓。黑。已。無。所。見。但。見。燈。光。射。水。水。復。明。淨。如。鏡。阿。爾。莎。沈。吟。如。有。所。思。久。之。呼。余。曰。何。利。汝。於。未。行。之。先。尙。有。何。言。想。爾。洞。居。爲。事。甚。窘。以。此。問。人。均。野。蠻。不。審。文。化。國。中。人。之。何。以。自。度。其。生。匪。特。爾。也。卽。我。亦。頗。快。

快。汝。但。觀。吾。所。食。之。物。因。指。案。上。之。果。曰。經。吾。舌。本。所。經。者。但。果。子。及。乾。糲。與。少。水。而。已。雖。宮。妾。繁。多。然。皆。聾。啞。此。等。人。不。洩。吾。事。吾。故。留。之。與。之。語。言。但。作。手。勢。示。之。自。覺。吾。自。少。撫。之。以。長。但。用。此。法。歷。數。百。年。以。來。爲。力。殫。瘁。前。此。亦。曾。飼。育。一。羣。人。顧。黑。醜。無。倫。今。則。不。爾。人。人。均。美。麗。也。前。數。百。年。又。曾。育。一。班。人。均。高。大。尋。乃。沈。瘵。以。死。且。盡。凡。余。所。言。者。如。此。而。已。汝。今。尙。有。何。問。余。鞠。躬。曰。阿。爾。莎。小。人。尙。有。一。言。奉。瀆。余。亦。不。知。其。所。以。然。忽。言。曰。今。必。請。觀。阿。爾。莎。之。玉。容。阿。爾。莎。大。笑。聲。如。銀。鐘。言。曰。何。利。汝。當。堅。定。以。思。汝。本。有。學。問。之。人。希。臘。中。有。寓。言。謂。列。仙。中。有。阿。替。韞。以。覘。美。人。多。遂。昏。憊。以。死。設。吾。以。色。身。示。汝。汝。亦。將。昏。憊。而。死。如。阿。替。韞。汝。必。不。能。制。爾。之。私。慾。又。當。知。吾。之。美。貌。非。尙。汝。者。吾。心。不。屬。他。人。但。有。一。人。今。其。人。尙。未。至。余。曰。阿。爾。莎。吾。必。請。見。吾。平。生。遇。柔。麗。之。美。人。直。同。空。花。未。嘗。有。動。阿。爾。莎。曰。爾。勿。輕。言。爾。心。火。初。未。全。熄。以。我。之。美。入。爾。眼。中。萬。不。能。咄。嗟。卽。已。須。知。吾。貌。之。入。人。心。猶。吾。年。壽。之。永。汝。鹵。莽。無。識。必。欲。見。我。者。則。情。慾。之。熾。烈。足。以。自。殊。其。身。幸。勿。罪。我。汝。

之情。慾不能自制。猶埃及人之調惡馬。隨馬所向。不可御也。蓋吾一生未嘗去我面。紗示人一示人。將爲人印之腦中。故雖在野蠻國中。仍如是躬自遮蔽。防以是炫人。將生奇禍。爾今必欲瞻我矣。余此時決然曰。必欲一瞻玉容。此時女王出其二玉臂。瑩白如玉。且圓徐徐去其面紗。忽爾紗幘都脫。如委蛻焉。余上下周視女王之身。其豔乃無倫比。天然部署。乃非凡人足履。木屐上加金鈕。腰下有金帶。作雙蛇形。軀幹。儵然直出塵表。酥胸如玉。二手卽叉於胸際。余自胸際上達。其面覺二目爲美豔所奪。如矚夙聞天上仙人。今日乃果見之矣。顧其美乃絕人間。望之生怖。似極美之物。乃同極惡。則將以何筆形其美貌。顧自問。吾筆實不能達。又不能以凡人之口吻稱述此美人之狀。流播人間。但云吾眼界爲之一變。其高無上。略言其狀。櫻桃不能鬪其嬌。豔而已。眉目之佳。乃逾言者之量。至於萬倍。但綜言曰。極言不可狀。如接仙人也。仙之狀如五彩之雲。流轉天宇。不可測度。卽余前此妄爲忖度。一美人之狀。亦不能舉。此女王以實之貌似未逾三十。體壯而柔。如破瓜以前之年。光蕨蕤未吐。尤有

鬱鬱相思之苦。況含諸眉黛之間。顧雖豔麗。亦不能遏其春愁。遂一一露諸眼波。而波光又晶瑩而含婀娜。似以目驕人作眼。語曰。汝試觀吾貌。吾貌非人間美人所及。既已長生不死。又爲鬼仙數千年事。一蓄之胸中。無遂意恣情之一日。因而日無聊賴。冥冥坐候情人。余覩女王時。注目如喪魂魄。而女王秀媚如有神怪。奪人余幾暈於地。女王忽淺笑與余點首。此狀尤足魂銷。比之精神威納。司尤有吸力。女王曰。汝鹵莽人哉。汝乃甘爲阿替韞也。慎之慎之。勿強死如阿替韞。吾防汝前此慎密之防。至是將糜碎無復完全之一日。何利。汝聽之。吾爲貞潔之女仙。未嘗爲男子勾引。意中固有一人。其人乃非汝。今汝觀我。足乎。余作暗啞聲曰。足矣。吾目且矐。言後以二手自掩其目。女王曰。我不預詔汝。耶麗容本如電力。然能毀物。其笑乃尤厲。語時果笑言曰。何利如何。王語已少。默。余自指縫中窺女王。女王顏色忽慘變。眼中似有所懾。似有無窮希望。發諸腦筋。可愛之容。忽成嚴厲。其立也。乃如殭柳。顛聲言曰。男子語時似有所觸。又呼曰。男子。汝戒指中之符。信得自何處。趣言之。不爾。吾一吹氣。

汝卽立死。王徐徐及余之次。眼光乃如毒蛇。且類烈火。余大驚。如作囁語。卽曰。王少息。雷霆王亦自按其胸曰。少靜。怒容少霽。作柔聲曰。汝幸恕我。我性乃過烈。然數千年之忍。不能不怒。發於心。且此事本如死滅。而我熟識於心。今問爾戒指中之符信。作蜣螂形。來自何處。余期期言曰。此物得自利武之胸。問女王曰。奇哉。奇哉。此符吾曾相識。懸之吾情人之胸間。語時甚悲。更觀則幡然。一老嫗。非復美麗之狀。王復曰。果如是者。來者卽非其人。固甚似矣。然吾之符信。非在戒指之間。此狀胡又不同。何利汝且行矣。實告汝。汝當趣忘阿爾莎之美。語後卽歸榻。坐以手自掩其面。似思前事。余此時已迷亂。至於何以能歸吾石室之中。則不自知矣。

第十四章

夜中十句鐘時。余甫就榻。思日中所見狀。愈思乃愈亂。如亂絲。自疑爲顛。且醉與入夢。及爲人以幻術播弄。輾轉不能自解。余自信爲有學之人。古事匪不周歷。至於荒渺之言。余皆知其謬。獨此數分鐘間。乃親見此數千年尙生之婦人。與之語無稽事。

事豈有眞際者。似吾果爲幻術播弄。究則奈何。彼婦乃能於淨水之中。徵取已過之事。所論列事。又不爲無徵。此又何也。且此女之美。乃爲人間所不經見之色。卽其語並其行迹。又大異於人寰。女果凡也。其美必不至是。其告余也。謂將昏憫而死。言又似實。吾生本具鐵石之性。見色未嘗偶動。當在少壯之時。已百煉脫此樊網。不圖定力所在。至於今日。乃消歸烏有。然則此女良怪物矣。思極而慄。謂此女生已二千餘年。是得何祕訣。乃長生而不死。果其人有嫁夫之心。則毋論老少皆愛憐之。余生而奇醜。在學堂中人人自我爲不近女色之人。今已近中年。乃爲此女巫所蠱。不可自持。其事乃大怪。顧此女曾力沮余身。不宜平視。余則力復其諫。傷哉。凡人竟不能自制其慾。必令此妖豔者見其色身。是豈人生賦性本有是耶。或身交否運。始至於此。胡以天之生人。不令男女各全其生。不相牽戀。據彼自云。爲絕世麗姝。然已爲陳人。吾何以不惜其軀命。爲之迷惘。思極而怒。則自掣其髮。踴自榻間。自言曰。今茲非以他事自亂其思。則思且成癩。惟此女必詳余之戒指。其又何說。此符信之螭螭。爲利

武物。非我也。物留貽自威英西。事在二十一年之前。詎瓶片中所書。一一非僞言耶。果如其言。則女王所待之情人。卽利武矣。然則死人果有輪迴之事矣。如是設想。有類狂易。本不當思。雖然。如彼之言。二千餘年。尙姣好如恆。則更生之事。又復非謬。一事非謬。則瓶片中種種。決必非謬。卽我之投身此間。不先不後。或亦前生一段公案。中人第我不幸。不能憶及前生。滋爲可恨。思極不期。失笑則迴盼牆上所刻之象。呼曰。老友。汝知我生前乎。或我卽爾身之魂。爾卽我身之體。於是大笑。覺四壁間亦類有笑聲。應我。忽思及利武病臥。當往省之。則取牀側之燈。着履出。余石室。往視利武。洞中風動。簾幙爲開。似有鬼物憑附。時行及利武臥榻。睡中寒熱大作。胸際起伏無時。而榻外卽安司德尼伏而執利武之手。且半睡矣。利武頰赤而目眶黑。氣咻咻然。病狀至劇。余忽大驚。計利武一死。則余決成奇零之人。顧利武果生。則以阿爾莎之故。余又將生其媚嫉。然以理卜之。利武卽非阿爾莎意中之人。余亦決不能與爭。以老少不侔。美醜非匹。思時。忽悟余靈性尙未漫滅。能發此想。於是卽禱天曰。天乎。是

人不特不宜死。且親逾吾子。乞上蒼佑其更生。此子卽屬阿爾莎意中之人。令偶女王。余亦無惜。禱已。躡步而歸。歸時仍不成寐。心憂利武。毛髮皆聳。似以利武之疾。爲我醒睡之方。更焦然不能睡。倦極。血爲之沸。百思蝟集。俄頃中立。生幻境。或數十年前事。亦一潮上心頭。而此絕美之女王。尤交糾吾心。不可遽釋。徘徊穴中。至久。忽見壁間有凹。似更有穴。則以燈燭之。其中陰陰見一甬道。計有是甬道。必可通人。姑一入探。行時有梯級下趣。梯盡甬道復見。其深如窰窰。余去履踐之以襪。行可五十碼。觸石壁左嚮。又得路洞。風森然。燈亦立滅。余身陷地心之中。然亦無懼。仍趣步前行。終以不得火爲虞。思更歸者爲路。亦遠。尤不能立。此竟夕時。四顧寂然。無聲洞黑。無見。遂決計前行。微微忽見燈光。則捫壁而走。覺漸趨。漸下。余防墜入深穴。行可三十步。已見燈光。自簾隙中。又五六十步。仍未至。已而近簾次矣。自簾隙內窺。甚似古壙。中有火作白色。乃無煙燄。左次有石牀。高可三寸。其上似陳一尸。有白幕蓋之。右次亦然。白幕之緣。乃有彩繡。無數火光。中有女人之影。二目如電深注。此火女側立。

適面火且面對牀之尸衣黑衣如女冠余則靜窺其所爲女似以力堅挺而起去其外衣視之則女王也有衣非裸厥狀如披紗見余時狀時外衣既去中露白衣袒其胸際腰束雙蛇之帶髮黑如漆下垂委地余思此婦人之面足以令人通夕不睡不意復於是間見之則大駭不可自止時女王之妖態仍存而玉容似有所恨淚睫慘黛余亦不能形容其態此時舉其二臂向上白衣仍垂於半體狀仍可人但愁容可掬則不知其所以然余又自思果爲所見者殆矣遂屏息不敢動知動息皆死又防噫發或簾開及爲妖術所前知則在在皆可死遂亦聽之不計時女王方握固伸之空際凡女王舉處而地上之火燄亦隨之同伸白光映射女王色乃慘白如死人卽壁上鐫刻人物亦了了可辨女王玉臂伸縮無恆口中操亞刺伯語似作短歌聲極靡曼醉人似言其人宜罰且永永受罰女王歌已手下火燄亦隨之下女王且歌且詈埃及言永永心恨且曰天將罰爾尼爾河邊之女汝奈何以美貌迷人此女乃敢以巫術抗我奪我情人咒後火燄縮小女王遂以手近目大呼曰吾申申詈如是其

神焉。往彼得利益遁耶。則尤大怒。逾恆。狀曰。彼安往。吾卽隨其所在。罰之。今余舉所
覓之詞。加諸爾身。令爾弗得自甯。且以空氣傳吾詔。令彼覺之。此女之影。宜先受吾
罰。窮其所嚮。而止。卽使藏諸幽闇之地。余仍能覺。卽使潛身深穴中。久久亦將爲吾
得。時火光漸漸而委。女王仍以手自掩其目。大哭曰。愚哉爾也。彼在天工之下。汝安
能遽毀其身。吾乃無力足死其死。則又力伸其臂。作咒詞曰。汝死卽能更生。吾咒仍
未已。罰爾至於無窮。生生不已。此時則吾勝之矣。然火燄仍隨其臂伸縮不已。聲磔
磔。且咒且厲。余亦不省其所以然。聲沈復起。火委復然。但見火光所燭。二尸榻中。咸
了了已。而女王少倦而息。自理其髮。哭聲甚悲。言曰。二千餘年。守此間。歷百年矣。而
又百年。人仍不至。第吾記憶其人。如引繩。愈引而愈長。希望乃不終。遂傷哉。吾身忍
情慾。至二千餘年。周身幾爲情慾所蝕。吾命將以何時已耶。須知吾之坐待厭倦已
極。而人仍弗至。則所望詎有窮期。嗟夫。情人。嗟夫。情人。胡爲以新客垂斃之身。及於
吾家。吾五百年來。未經此窘。設吾有罪。見忤爾身。則吾眼淚。如河甯不見赦於爾。不

來就我耶。今我將奈何。或爲彼埃及女郎所窘。極力斬余。歡會此又何理。當時深悔殺汝之時。吾不自殺。欲死不死。乃淹滯至今。則縱情而哭。哭續續不已。余在簾隙。私計知女王之心。且碎矣。而女王忽起自理其衣。掠其髮。行近尸側。呼曰。克立克得。余聞聲駭然。女王曰。吾今日尙欲觀爾面自殺。爾後不審。歷無數之年。乃不見爾面。須知汝之死。吾殺之也。則顛不可止。力掀尸幕。二目下注。甚久。又作數語。似極震恐。且言曰。我今將扶汝而起。立我之前。耶若扶爾起立者。我尙能之。則力掀其幕。起尸。女王顏色立變。余觀之。毛髮皆聳。似見幕下之尸。策策而動。女王立縮其手。尸動復停。女王復怒曰。卽起此尸。有何用者。吾但能力起其尸。不能更舉其神。留尸遺神於我。何益。卽使起立。亦但能如我命令。一無所用。則亦我之道術。使然。非復克立克得。真相矣。女王言已。尙癡立不動。已而長踞尸側。以面親白幕。而哭其聲至悲。較諸初來窺探時。尤慄則不忍。更視其餘。作獸行。捫索而返。此時所見。似在地獄之中。且行且不知其所以。然及於洞之轉折。輒觸石壁。而僵以無燈。不可辨路。行可二十餘分鐘。

始及於梯級之下。神疲力竭。震恐失次。遂暈於階下。及甦時。微覺有日光射入。余遂循此光而上。及諸石榻。頽然而臥。乃不知其暈也。睡也。實則一無所覺。

第十五章

及醒時似昏。昏中見佐北在余側。寒熱亦已。方爲余治衣。以匆匆不挾衣刷。則但繫其領而頓之。頓已。疊諸石牀之側。復啟余篋。取新衣。時行篋已置余之榻下。復左右移置。旣訖。則起而索水。而水甯已列余前。聞佐北歎曰。野蠻之鄉。乃無沸瀋。卽有瀋亦但備作羹而已。佐北頻頻歎息。余卽曰。佐北何事。佐北曰。主人恕我。以勢度之。似昨夕失眠。在理宜睡。以主人神情度之而知。余呻吟答之曰。汝言良然。似此境物。誠不欲更覩之也。利武少主人今如何。佐北曰。病態如恆。計亦立盡。惟安司德尼將護良殷。大類基督教門中人行善而拯人者。此蠻女力支其神。永夜侍側。吾偶入視之。厥狀甚奇。女髻髮皆立。且咒且詈。語雖不可解。然似咒詈之狀。余曰。汝觀時如何。答曰。奴子進而慰勉之曰。少女如此。罵詈何爲者。卽侍病之責。責在我。躬焦煩之狀。宜

屬。我。不。宜。屬。爾。徒。焦。然。爲。無。用。之。激。語。又。何。爲。者。女。不。答。且。咒。且。急。尤。見。於。寢。衣。匿。一。利。刃。作。新。月。形。奴。子。見。此。女。瀟。發。疑。將。圖。不。利。於。少。主。則。亦。出。手。槍。備。之。少。須。女。忽。大。笑。而。止。綜。言。之。吾。輩。基。督。子。民。安。可。託。之。蠻。女。之。手。卽。美。麗。又。何。爲。者。主。人。爲。計。太。愚。胡。爲。投。身。入。此。語。時。至。激。烈。斥。余。二。人。至。此。爲。無。用。以。爲。天。罰。且。言。天。罰。未。已。行。且。有。殃。殃。至。則。三。人。同。盡。於。此。今。居。禽。獸。穴。中。夜。則。鄰。鬼。晝。則。鄰。尸。人。生。至。此。尙。復。何。言。今。復。往。觀。少。主。湯。液。能。熟。而。適。口。否。今。茲。已。九。句。鐘。以。外。主。人。亦。宜。起。矣。余。自。思。宵。來。所。見。已。奇。日。中。更。益。以。佐。北。之。語。心。尤。弗。適。似。佐。北。所。言。已。符。夜。來。之。事。局。知。欲。脫。此。難。決。無。其。事。卽。利。武。病。已。女。王。能。否。允。我。歸。歐。此。事。尤。在。不。可。知。之。列。縱。使。喜。而。遣。歸。力。沮。蠻。荒。不。將。吾。三。人。烹。噬。然。亦。安。能。渡。此。瘴。癘。之。淺。澤。此。淺。澤。實。爲。蠻。荒。金。湯。之。衛。非。復。人。力。所。制。而。成。不。舟。不。楫。又。何。逃。者。今。但。有。拚。此。一。身。在。此。至。死。而。止。若。在。我。一。身。則。覘。之。亦。滋。適。事。雖。涉。巫。然。以。一。身。好。奇。之。故。卽。死。於。此。亦。不。爲。非。幸。卽。有。人。嗜。神。學。欲。目。擊。女。王。荒。怪。之。狀。其。能。如。余。之。閱。歷。耶。此。時。余。起。

神思昏忽。以夜來震恐之後。餘懾尙留腦中。而又爲美人吸力所攝。即使夜來異狀。然尙不能舍我慕愛之情。則深悔自投於坎陷。息息未嘗或忘。着衣旣竟。遂至餐堂。卽瀕尸所饋饌亦啞女所供。食已卽往視利武。利武尙不省人。余問安司德尼以爲如何。女乃大哭。似已無倖。余思往請女王臨觀。以女王多智而蘊術。或能已利武之病。且夙有言矣。此時俾拉藜入。見利武病狀。卽搖首曰。交暮必死。余曰。吾父天意或不如是。卽迴首不觀利武。將行。老人曰。大猴女王將見爾。此行當留意。吾昨夕思女王定將教爾朝覲之禮。乃不如我。乃倖免矣。今日將坐廣殿。訊鞫罪人。科其圖殺大獅及爾主僕之罪。趣來趣來。余乃隨老人入面女王。至廣殿外。見野人無數。或衣或不衣。但束豹皮。余遂雜人叢中行入。見殿中四壁皆鐫刻古事。每於壁間二十步之遠。卽有小甬道。其中皆瘞古尸。老人言已無人入省矣。余好古思少暇。當入觀考其時代。編而爲書也。殿身至廣。其上有石壇。如祭神狀。余思是必此國中崇祀妖神。又似瘞時所用。壇之左次。尤有小甬道。老人言此中皆古尸。洞中幾於無處不爾。壇前集人。

甚夥。男子半之。皆矗立無言。似此數分鐘中。卽爲彼之死期。壇上有黑木鑲牙之御榻。榻上列草茵。壇下有一階級。似足櫬狀。忽聞衆聲皆大呼斐而。聲已同時並踞。厥狀如伏尸。余挺立若監殺之官。時羽林之軍分裂。向左而趨。徐徐向臺右立。移時。啞童二十餘。又啞女之數如之。各執明燈。軀幹皆修偉。啞人盡後。有一長影。出較啞女爲高。自頂及踵。皆蒙以白紗。余識卽女王也。升臺而坐。以希臘語語余曰。何利。汝前坐吾御榻之下。覘吾鞠此死囚。惟吾操希臘語。未精。汝幸勿笑。吾久久不聞希臘音。故舌本亦橋。余鞠躬進坐壇上。王曰。何利。汝夜來之寐如何。余曰。睡未安貼。語時至惶悚。意吾事爲彼所知。王哂曰。然耶。吾夜來亦至反側。且多妖夢。以我思之。是必爾之弄我。余曰。阿爾莎何夢之多。王曰。吾夢見所恨之人。及所愛者。語後。遂以亞刺伯語語將領。令引上罪人。將領聞命。卽行取囚。衆皆寂然待女王玉音。王以手扶頭。如有所思。然觀審之百姓。則均以腹抵地而踞。側目仰睨。余知女王之御殿爲時甚寡。故人人竊視。皆若不憚死而仰窺。顧所見者。特白紗而已。均不如余之親見顏色。俄

而燈影熒熒自外而入。引囚二十餘人。均含怒而入。列於臺下。咸將伏地。王曰。汝輩勿踞。吾思爾踞我之期暫也。言已而笑。囚皆失色。雖兇毒無藝。余仍心憐其人。可數分鐘外。女王點首。卽有人往檢囚人之身。王以柔聲語余曰。吾客。汝識此輩乎。余啓曰。女王。臣則皆識其人。囚聞言皆睨余。王曰。何利。此囚何因拊汝。試述之。余卽以簡語述此輩烹人之狀。余語時。衆皆無聲。王亦點首稱可。王卽呼曰。俾拉藜安在。老人仰首聽命。亦述其烹人之狀如余言。王亦不調他證。卽曰。汝輩均聞之矣。吾夙已詔爾叛人矣。汝今所犯如是。吾安能默然不加刑誅。衆皆無聲。少頃。有一人眼鼻兇露。抗言曰。王之命但云勿烹白人。初未聞不烹黑人之令。且此事之胎。由一婦人。今其人亦已死。其人慾惠吾種人烹客。實則亦故事耳。至於格鬪事。實出不意。今欲女王免吾罪戾。乃再三乞宥。且請充配瘴鄉。聽其生死。余觀此人之顏色。似亦知其無濟。王亦不答。但見明燈四照於殿壁之上。景至淒闇。可怖。時旁觀者咸俯伏。不知其數。王之座前羣囚挺立。震極而強自支屬。左右皆羽林。衣白衣。執巨矛。懸短刃。啞人及

女。則咸張目視囚。王高坐。余卽坐其足下。雖在陰風淒厲之中。余心尙以此女。王爲可愛。久之。王小語曰。爾輩如瘦狗如毒蛇爲食人之惡物。躬犯二眚。第一節環攻。白人且殺其僕。御但論此罪已足。酬爾以死。然尙可言至。敢顯違吾令。殊不可測。吾不嘗下令。俾拉藜爲爾族之長。囑爾厚款。新客奈何充耳不聞。竟爭起而欲殺之。設非彼勇而多力。則爾輩甯非欲得而甘心耶。爾輩自少受余教育。告爾斐亞之法律。無論何人偶犯此律。罪死無赦。甯乃弗知吾出言爲憲。奈何弗知爾父爾母長養教訓。竟不舉此例以語汝。此又何說。犯律者卽類移山。自壓勢無可生。律可悖者。太陽亦可倒行。吾所發之令。初不一旦。事乃尤奇。汝明知故爲。則眞無可救藥。樹蠹傷心。人惡傷其天良。其勢若飛泉之湧出。須知爾族之微。由爾自相殘戮。非我嗜殺。汝知之乎。今余原情定罪。律爾以殺客之罪名。且顯違吾令。汝命其自是止矣。余躬行天罰。不爲輕重於其間。汝今赴死獄中。以獄卒了汝明日。太陽出時。汝已不生。其死狀卽如爾之虐我客奴女。王語後。衆聲喁喁。滿殿皆然。囚亦自知莫救。則長臨哭泣求免。

余不敢正視。亦代之求。王堅如金鋼石。屹不爲動。以希臘語詔余曰。何利此決。不汝從。設吾以慈悲心加之。豺虎則爾命必無一日之安。且汝未知其人之陰毒。兇乃如虎。吮血爲生。卽今日之日。尙欲甘爾爲快。汝知吾之治此民乎。吾亦有羽林一軍。惟吾令之。從初不以力。但以術震之所執之國權如心而出。初無成憲。卽以刑戮論駢誅。數十人亦偶然事似此。蠕蠕者卽以非法施之。亦不謂忍。汝當思吾卽殺彼於我。何益。須知長壽之人。安有暴噴猝怒之事。非事出於不得已。決不爲此。已甚不知者。恆謂吾以怒殺人。爲狀甚厲。實則不爾。此中大有理在。爾不見太空之流雲。彼此飄泊。初無所事實。則有罡風以驅使之。不能無因使然。此事卽髮髯吾今日之慮囚。卽如流雲受風。安有成心爲此殘虐。風由彼起。雲自吾飄也。此囚決死定矣。卽向將領曰。吾言已罄。卽如是施行也。